

新 年 特 大 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零售價洋七分

第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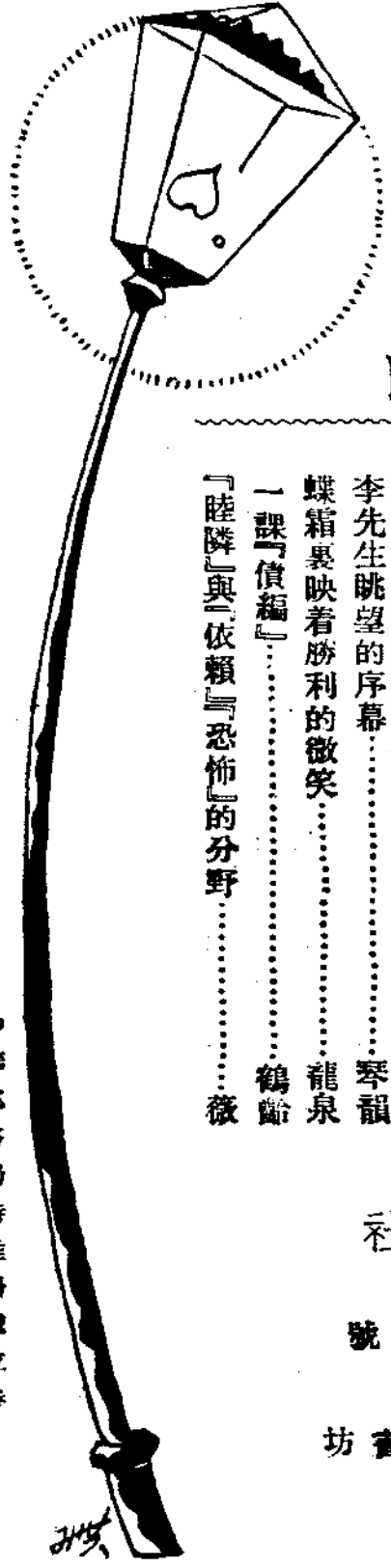
本 期 要 目

三中全会閉幕以後(九)	向誰清算呢(知)	華北將開治安會議(仁)	教育重質不重量(知)	一九三三年的新希望	民國二十一年之回顧	論教育改革各案	一九三三年學生運動之途徑	對於中俄復交之認識	衝突	武力抓破了桃色的夢	晨曦從窗口溜去	天堂與地獄	短命蠅子幫你們的忙	李先生眺望的序幕	蝶霜裏映着勝利的微笑	一課「債編」	「陸隣」與「依賴」「恐怖」的分野
立莊	季高	胡任遠	伯融	李哲明	余姓	彥君	松廬	跨雲	立之	琴韻	龍泉	鶴齡	薇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

時代青年半年月刊
 上海南海市
 文廟路明里七號
 代售處
 華通書局及各大大書坊



徵稿簡則

- 一、本刊暫分「時評」「論著」「文藝」「學校生活」「通訊」等欄及「插畫」「攝影」等項徵稿。
- 二、來稿請用印有方格的原稿紙謄寫清晰，並請自加標點符號。
- 三、本社對於來稿有增刪權；不願增刪者須於來稿時聲明。
- 四、譯稿請附原文。
- 五、稿末請附通訊處，以便通信。
- 六、來稿欲以別名發表者聽便；惟須於稿末仍署真實姓名。
- 七、來稿經揭載後，酬贈現金每千字一元五角至四元，或贈閱本刊一月至一年。
- 八、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發還；但經來稿時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上期要目

■每冊售洋五分

小國的正義聲	知
美將承認蘇俄	允
為蘇炳文軍痛哭	知
金永鐸被綁問題	仁
評國家主義派的騷動	仁
山東學潮的內幕	任
怎樣認識我們的時代	犀屏
中國革命在經濟上的意義	伯融
軍縮會議與遠東風雲	狐壁
糧價慘跌的救濟	天閑
賠款與戰債問題	石浦
唯物論者	守梅
詩	余甦
中了C教育家的美人計	立之
幸運的小姑娘	素雲
洪武王是個牧牛的人	鍾夷
教授們慈悲懷普渡	鶴齡
後樓中的藝術家	玄莊
一黨與多黨的辯論	落英
我們應該單是咀咒社會麼	敏
時代青年半月刊社與時代青年社	薇



三中全會閉幕以後

允

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於國本飄搖危疑震撼之中，賴各委員公忠爲國，幸能順利開成，藉慰國人之望。

現在大會已閉幕了，一切議案，都待實行。關於抗日，剿赤，整頓教育，力謀建設等……都是實際的工作，不是幾個決議案和幾篇文章可以了事的。過去有一個通病，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這是無庸諱言的。我們對各中委有一句最重要的請求，也就是「實事求是」，力求各議案的思諸實行而已。

中國現在所處的環境，國際上所受到的侮辱與侵凌，已達極點；國內政治的混亂與經濟的恐慌，更是不堪言狀！要突破這個惡劣的環境，打開

一條出路，除服膺三民主義恢復民族之自信力，共同致力，以求中國民族的生存，別無他法。大會宣言說：「……大會深信轉危爲安之道，必須於實踐中求之，負責力行者，固不在多言，明理達義者，當亦無待乎負責者之多言也……」我們看了這段宣言，就曉得各委員均注重實行，不願再作空談了。

國民黨爲中國掌握政權的政黨，

向誰清算呢？

知

日本陸軍當局，謂三中全會通過抗日案，曾發表非正式的聲明書，其蠻橫無理的態度，殊堪令人髮指！內面有一段話「……目下世界之有識者

中央委員的一言一行，均與國家之休戚相關，更爲黨內一般同志，奉爲圭臬，敬爲楷模，尤應抱積極負責的精神，以擔當一切。以黨國的利益爲利益，依法紀的進退爲進退，無所謂個人的權利，更無所謂系派的榮枯。不願合作而飄然遠引，不遂私圖而故意鳴高，雖能矇混一時之耳目，而其卑鄙無聊的心事，終無以自解於同志之前。三大大會第五次大會時，決議慰勉我國出席國聯代表，並慰問汪胡兩委員，及因宣勞或抱病不克出席之各中委，深足以表示精誠團結，值得欣慰的。但我們對於病的走的及忙得不了的各中委，接到這個慰問電報以後，還須爲黨珍重，爲國猛省！

我們於三中全會閉幕以後，簡括的要求，祇有一個「實」字和一個「真」字罷了。

鑑於此次事變之推移，深知與其以一定之定規，適合於事情不同之世界各地，強行不自然的現狀維持，不若整理成爲和平禍根之問題，更爲必要

。此乃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建設永久和平之唯一方針。故目下急務，在於清算於遠東和平有危險的國民黨的存在及其外交政策……其言詞之狂謬，達於極度！我們試檢閱日本的侵略行爲，有一貫的大陸政策，其圖謀吞併滿蒙，由來久矣。現在因國際環境，陷於孤立，不惜破壞遠東和平，掀起二次世界大戰，進兵熱河，日逼日緊，反斥我國不應抗日，真是怪事。

凡一個國家與一個民族，對外患之來侵襲，除非木偶，誰也要起來抵抗。況自「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之後，強佔我東北數千里的土地，炮毀我淞滬繁榮的市場，生命財產，損失無算，我們欲圖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復興，這個奇恥大辱，自有洗滌清算的必要。中國國民黨爲中國唯一握有政權的黨，不論站在任何立場，均有鞏固領土權及行政權之完整的義務。暴日竟有清算於遠東和平有危險的國民黨的存在及其外交政策等語，真所謂含血噴人者也。

暴日鑒於美俄復交及中俄復交的外交形勢，感覺在西方受美國的威挾

，在東方受俄國的牽制，其黷武主義者，日惟擴張軍備，增加海陸軍預算等……，想趕快的暴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俄均未準備充分，無法與其爭雄，故強佔遼瀋猶不足，而進兵上海，擾亂平津，圖犯熱河，其危害遠東和平的程度，登峯造極，舉世共知，何須狡賴。

國人乎！思之，其重思之！危害遠東的和平是誰呢？欲造成第二次世

法新閣與戰債問題

赫里歐因戰債問題，與議會意見矛盾，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繼任者爲彭古氏，其意見似仍須繼承前內閣的政策，不致有太大的變動。其宣言內面，對戰債問題，略謂關於戰債問題，政府以爲就目前之形勢，及美國目前政局複雜之情形，自應以非常審慎之態度，從事談判，此項談判之方針，則固已由十二月十四日衆院投票，予以表明矣。自十二月十四日以後，赫里歐與華盛頓政府，仍維持其原有之關係，政府現擬促成談判，以達到全盤之解決，俾因戰債負擔對於

界大戰是誰呢？現正以大炮飛機進攻熱河又是誰呢？我們要恢復東北的失地，維持遠東的和平，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發，就應趕快起來！集中國力，共赴國難，擁護中國國民黨的國防政策及外交政策，統一指揮，劃一步調，臥薪嘗胆，急起直追，一雪此恥！這一筆帳，祇有拚命纔有清算的可能，更祇有拚命以後，纔曉得是向誰清算！

仁

各國經濟復興所引起之紛亂狀態，得告終止……「觀以上的宣言，足見彭古對戰債問題，想求得一個全盤的解決。而其解決的途徑，不外下列幾種：

- 1 法國照數給付；
- 2 美國自動放棄；
- 3 雙方讓步修正償付契約以減輕法國的負擔。

依第一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法國議會已通過不給付戰債議案；依第二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胡佛已有拒絕停付戰債的要求。上列兩個辦法，

以法美兩國的立場各異，已成僵局，絕無解決的可能。英意等國的戰債現均依期償付，捷克及比利時等小國，雖然拒絕償付，恐亦將以英國之馬首是瞻，而變易其宗旨。法國在歐洲友邦中，找不着賴債的朋友，而陷於孤立無援。彭古處此種局勢之下，或將變相的因襲赫里歐的政策，而出於償還的途徑，以敦睦法美兩國的邦交。惟修改償付契約，美國願否同意，尤為疑問。但以現勢推測，美國如果對

華北將開治安會議

華北地接滿蒙，日本時在計畫擾亂其安寧，以為偽滿洲國的緩衝。如收買失意軍人政客等……，潛謀搗亂，為其一貫的政策。近來進兵熱河，更大張旗鼓，咄咄逼人。因此華北的治安，特別嚴重了。十二月廿五日時事新報載，韓復榘，孫殿英等抵平，將開華北治安會議。韓復榘抵平後，表示熱河日緊，不容忽視。熱為華北屏蔽，華北軍人有協力捍禦之必要等語。我們在熱河形勢嚴重之下，認為這種會議，有重要的價值。國家之所

於戰債，操之過急，適足以影響歐洲的經濟，窒礙其復興的機能。或不能不採其他補救方法，以解決這件公案。赫里歐對英美新聞聯合會演詞：「……謂英法美三國，歐戰時曾共患難，其人民之死於戰事者數百萬，若三國以後不能攜手同行，則此輩之暴骨疆場，可謂無益之犧牲……」以赫里歐化身之彭古出組新聞，對於戰債的解決，債付恐難逃避，惟如何償付，可拭目以觀其後。

仁

以養兵，其目的在能捍禦國家，中國有兵數百萬，日惟從事內戰，爭奪地盤，一遇強隣壓境，則以不抵抗為主義，致為民衆所唾棄與嫉視，中國軍人欲挽回自身的顏面及中華民族的光榮，祇有與國外的敵人，拚一死活，勝固成爲民族英雄，敗亦不失為壯烈之士，為個人計，為國家計，均應如

此，似較合算。若徒擁兵自衛，其亡國大夫之威，捫心自問，亦覺汗顏。日本積極圖熱，華北安危，關係最大，各將領守土有責，萬不能放棄其捍禦國家的天職，以自絕於國人。千古唾罵呢？千古崇拜呢？危難尚未當前，亦應熟籌而詳計之。不必能飛機大炮的到臨，而再來決擇。

且華北為失意軍人政客的聚集地，若輩惟利是圖，不知國家民族為何物，如程國瑞的充偽軍長，丁士源代表偽國到日內瓦遊說等……即是很好的證例。這些認賊作父的東西，倘不早為防範，早為剷除，終為心腹之患。尤望華北將領，毅然處置，切勿姑息養奸，致貽後悔。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決沒有肘腋之患未除，而能應付頑強的大敵。華北治安會議的將領，應抱着為國除奸的決心，為民族爭光的勇氣，為中國軍人挽回信譽於萬一，望善自處之。

粵省二年軍事計畫

允

粵省二年軍事計畫，擬定陸海空

軍三年計畫，決於廿二年元旦開始實

行。

中國軍隊，用以對內，則殊覺其多，用以對外，則又感其弱。任何部份的軍隊，都有改編整理的必要。在陸軍方面，尚有不少能戰之兵。惟海空軍則太缺乏了。粵省三年軍事計畫，能使陸海空同時並進，從國防上論，廣東為西南屏蔽，宜有強大的軍備，以資應付。第以頻年內戰，人民對於軍備，頗有談虎色變之象。各方軍事當局，對於軍備的擴張，為國防呢？為內戰呢？非口舌所能辨別，必待事實的證明，始能大白於天下。

粵省三年軍事計畫當中，規定空軍至少購買飛機一百五十架，海軍則分江防海防二種採逐年增加辦法，陸軍除原有三軍外增編一軍。以如許的兵力，藉謀國防的鞏固，似亦為計之得。

惟粵省自非常會議以來，政客的重鼓，黨人的爭持，時陷紛紜謠諑之境，軍事當局雖能力持大體，不為羣魔所動。國人渴望統一昇平之殷，深恐牽一髮而動全身，不免杞人憂天，引為危懼。這是人心厭亂的一個反映，並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粵省軍事當局為貫徹三年軍事計畫，為完成西南的強固國防計，為安定厭亂的人心計，宜謝絕一般政客黨販，在抗日剿赤的原則下，努力工

教育重質不重量

中委程天放先生在南京對新聞記者談話，「謂過去教育採放任主義，實為不當。此次三中全會所通過之教育案，大都以余所提案為準則，如擴充國民教育，注重生產教育，師資教育獨立，俾可受特殊訓練，教育重質不重量，現在的大中學，應嚴加整理，希當局早日促其實現」。

中國的學校教育，造就了許多新士大夫階級，不但離開了生產，并離開了社會，無路可走，祇有向政治上去找生活，差不多整個的都成了治者階級。如果在政治有所作為，一個有機體的國家組織，對這種人才仍感需要。而事實上絕對相反，稍有研究者，則高談其八股式的理論，不問中國的社會怎樣？開口閉口總是馬克斯，階級鬥爭，罷工，暴動……以造成中國社會的極度不安；其次則胸無一物，到處亂鑽，有機會求得一官半職，

作，共赴國難。使國人明瞭此種軍事計畫，真正為國防而設，磊落光明，開誠相見，豈不甚善嗎？

知

即明偷暗搶，無錢不要，政治的不易清明，係這些人太多了；再其次則無所感否，革命既不敢，做官又不行，對社會祇能盡其吃飯的義務。求其能夠對社會服務，有建設的才能，有廉潔的志氣，有敏銳的認識者，幾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了。成了這種現象，誰都不能說中國的教育，不應該整理，不應該從質的方面加以改造。

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教育案，確為恰中時弊，起死回生的靈藥。所有青年學生，在過去虛擲了寶貴的光陰，而得不到實學，不能有所貢獻於社會，並非青年本身的罪過，實教育不良的罪過。為青年本身的利益計，惟有促中央改革教育案的及早實現，以圖挽救。我們要明瞭教育的目的為造就人才，讀書的目的為追求學問，徒有一紙文憑，有什麼用處？程天放先生的在質不在量的意思，換言之，就是多造成有用的人才，少辦些無益的教育。



二二二年的新希望

玄 莊

「國並非有組織之國家」，「中國內部完全紛亂，陷於政府狀態」。

日本帝國主義者屢在國際間這麼大聲疾呼的高喊着。這是極度的鄙視，絕大的侮辱！我們願意默認，承受嗎？

李頓等一行人對於新中國的觀察，雖認為『今日之中國，實為一正在進化之民族』。但是他們又緊接着的說：『中國領土廣闊，人民乏團結之觀念』。『大多數之國民祇知有家族鄉土，而不知有國。僅在其本國與他國外交情勢非常緊張時，乃稍有感覺耳』。『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之特點，乃為政變，內訌，及社會上暨經濟上之恐慌，結果乃使中央政府日就衰頹』。其論斷，因其所站者為帝國主義者的立場，未盡確當，但是我們却也不可不在此作一次自身的檢閱，並有一個深刻的反省。

先就我們青年最切身的事件說吧，很不幸的，差不多沒有一個時候不曾聽見某一個學校又在發生學潮，某一部分同學又為學潮犧牲。即如過去的一年，有青島大學的糾紛，勞動大學的解散，有中央大學的毆段案，中國公學的

樊胡鬥爭。從表面觀察，或為同學之衝突，或為職員教授之爭鬥，細為探究，無一而非政治矛盾之反映。政治上不軌道，失意政客與無聊文人胆大妄為肆行無忌，勾結職員教授，從而煽惑青年同學。學校遭其摧毀，學業盡供犧牲，試一回首，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回事呵！

我們也常說：『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實在這兩句話適用的範圍，應該分為兩個不同的環境和時代。讀書應該以國家為前提，應該以救國為標的，否則，於國無與，於世無涉，至高限度不過獨善其身，尋且流為迂儒。所以讀書不忘救國，實為讀書應有的經常狀態，也就是教育的原始本旨之一。所謂『救國不忘讀書』，以救國為重，惟望救國而不遺忘讀書，無疑的，其所適用的範圍，僅可限於動盪中的時變。青年學生是時代進展的原動力，社會繁榮的新生命，若長此在這動盪的時變中消磨了青年們人生過程中黃金時代的階段，這損失是無可計算的。以無可計算的損失致力於所謂救國，其所得的收穫既未必有人敢保證恰能得可償失，又豈從完完青年本身應有之使命，

更可痛心！於此，我們希望青年們『讀書不忘救國』，尤其希望動盪的時變縮短其進程，俾我們可安心於讀書，得完成學生本身應有之使命。

其次，產業落後的中國，歷年來，天災人禍交相煎逼，農村經濟完全破產，社會早已陷於根本動搖狀態之中的了。欲謀救濟，其要着當不外乎制止內戰與夫積極建設兩途。蓋惟內戰能制止，社會秩序方能安定，始得配談建設，是以制止內戰又為積極建設的先決條件。北伐完成後，全國統一，本為勵行訓政努力建設的一大良機。無奈封建餘孽如桂系如馮閻……相繼叛變；即至最近，尚有所謂魯東的韓劉內訌，有所謂四川的二劉酣戰，有所謂貴州的王毛衝突。政府之對韓劉，僅以調解勸告了事，一若兩國宣戰，完全忘去尚有中央政府之存在，不知其防區之職位，『為國家之神器，所謂『韓主席』所謂『劉師長』均係受於中央，受命於黨，非若國際間之糾紛僅可以輿論，道義，經濟封鎖相制裁。二劉與王毛，現尙大動干戈，中央並未加以嚴厲的處置。這種鐵一般的事實，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能夠絕對否認『中央政府日就衰頹』的指謫嗎？

其次，專就東北事件而說，我們信賴國聯，國聯給我

海軍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四十九人，朝鮮台灣關東均在內。計英，美，法，意，日五個強國，共養之常備兵僅一百四十七萬八千二百四十九人，猶比中國一國所養之兵，少三十二萬。

就是張學良個人，也已擁有雄軍二十餘萬。他們抱着不抵抗主義，政府始終不能命令他們一致出兵去抗日。

總之，因為中央政府的脆弱，政治無法走上正軌，帝國主義者有所藉口，失意政客與無聊文人肆行無忌，青年不得安心讀書，內戰不能用嚴厲方法制止，經濟建設無從着手，不能全國一致動員出兵抗日，外交決難爭得最後的勝利。流波所及，危機四伏。

反之，國家之組織嚴密，政府能強固有力，政治自然清明，社會自能安定。我們青年學生，只須『讀書不忘救國』，無所謂『救國不忘讀書』，我們的心血，只須從『精研學術，發揚文化』上努力，毋須在『開會，通電，呼號，奔走』中耗費。社會經濟的恐慌，可以用整個國家的財力發達國家產業而為救濟，貧困的中國可以從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從新救起。還患貧患弱嗎？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

國家組織的嚴密是目前救危救亡迫切的需要。共同促進國家組織的嚴密，促進政府力量的充實，這就是我們新

民國一一一

「不堪回首憶當年」，這句話，在這年頭兒，回顧着過

去百孔千瘡的……

麼悲痛啊！

本來回憶過去，憧憬將來，是一般人通常的心理，尤其在舊年終了，新年開始之時，更爲顯著。新的時期或新的階段，去的青

↓ 未來的參考，計劃
↓ 一年固然是國難最嚴重的一年，最年；但是我們爲着將來，也不得不忍痛含悲。茲就東北事件與國聯，國內社會經濟狀況與內戰等最要之事，略述其梗概。

◆ ◆ ◆
第一，東北事件與國際聯盟，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東北事件，只有一天嚴重一天，到現在還沒有完善的解決。百十多萬方哩的土地，已經脫離了中國的版圖，三千多萬的人民，已成了變相的亡國奴，撫今追昔，能母慨然！

本來「九一八」的事變，原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有計劃的行動，柳條溝地方鐵路的炸燬，不過是藉詞挑釁，作爲進攻的導火綫罷了！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早就定下了南進和北進的兩大政策。因爲「白澳主義」與美國遠東勢力的發展，南進政策，遂爲所阻，於是轉而施行北進政策，佔朝鮮，侵滿蒙，就成爲具體的目標。經營數十年，未嘗稍懈。最近因爲一九二九年底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爆發以來，一天一天

的尖銳化與青

↓ 過去對於東三省的疏於防範，再加以臨時的不抵抗主義，與信賴國際聯盟，結果遂令日軍以最短期間，襲遼甯，佔錦州，並及於吉黑兩省之北部，繼而爲進行建立傀儡國的運動，與壓迫中央政府，於是在一月二日佔領錦州以後，就在天津上海漢口汕頭青島各地，時常擾亂和挑釁，日本海軍當局，原以爲三小時內可以佔領的上海，不料於一月二十八日夜開始軍事行動後，竟使日軍受了很大的打擊，經過了十九路軍與第五軍的三十四日的抗戰，表現出中國軍隊並不屈服的勇氣，中華民族並非懦弱無能者可比，在後雖說退兵言和，不過爲求社會秩序的恢復，長期抵抗的準備，因各國駐華公使奔走調停的結果，遂於五月五日成立了上海停戰協定，關北戰事的損失，固然談不到賠償，即淞滬一帶之駐兵權，亦因此有所限制了！

日本既欲佔據東三省，完成其北進政策，於是在佔領江，攻錦州，滬戰行將終了之時，遂於三月一日在長春宣佈「滿州國」的成立，遜帝溥儀爲偽執政。而日本併吞滿之第一步的計劃，遂大告成功！

由上看來，日本自「九一八」襲佔遼甯以後，至「滿州國」製造成立爲止，爲期不過半年，其陰謀之深毒，計劃之週密，與吾國事先失於防範，臨事抱不抵抗主義者，比

較起來，真令人悲懼交集！

自「九一八」事變後，政府將東三省事件，提交國際聯盟，期得有個公平的解決，並望世界各國，出為正義的聲援。誰知國際聯盟，原為強權者的分贓機關，那能為弱者幫忙說話，況且英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狂瀾怒轉之下，自顧都不可能，德國受了賠款的負累，政局常呈既陞不安，法國原與日本沆瀣一氣，自然立於相反的地位，至其他各小國家，在幾大國的威脅之下，也祇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依賴國聯之非計，到今天總算認清楚了！此外與遠東最有關係的美國。自從藍辛石井條約以後，對日本就無作戰的決心，並且美國對於中國所持的門戶開放政策，原在於謀商品的輸出，別無其他政治上的野心。同時美國又沒有加入國聯。樂得個清閒自在，少惹麻煩！所以她對於東三省事件，始終感到若何的興趣！至於蘇俄呢，更不能有政治上的主義，既不相同，蘇俄又以五年計劃尚歐洲各帝國主義者尚且不惜委屈求全，退修和約，不侵犯條約，難道說還能為中國打不平嗎？

在中國，自提訴於國聯以來，雖經過了無數的交涉，到現在還不能得到

嗎？總之，國聯會說

中國的控訴，現在已是失望，將來也祇有空虛

限期撤兵的決議而不能強日本履行，奉頓調查團報告書中證明滿洲偽國的不能成立，而不正式宣佈，就可知國聯祇

能為強權者張目而絲毫不能為弱者伸一點正義了！

固然國土被佔，是一件奇恥大辱的事，但是抗戰犧牲，却也為中華民族奮爭勇氣的表現。前有淞滬之役，現在有義勇軍的奮戰，為國家為民族，誠然可敬！但，滬戰的光榮，已成歷史，義勇軍的迭次戰敗，也是事實，馬占山之殫盡援絕，蘇炳文之退入俄境，自青紗帳起以至於冰天雪地，那不是為的爭中華民族的生存，圖謀東三省失地的收復，這種最直捷最有效的武器，願國人急起圖之！

至於經濟抵制，本為最有效的方法，怎奈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家民族的人們，還是昧着良心販賣仇貨，購買仇貨，看了二十一年各月份日貨輸華之增長增高的統計，真令人痛心萬分！

◆ ◆ ◆
第二是一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狀況，中國社會經濟，到現在已是完全破產了！今後若不再從速救濟農村，發達生產，則前途真不知伊於胡底，茲從農工商業各方面的統計事實，作個一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鳥瞰。

先言農業，農業原是中國立國的根基，中國的農產品之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米麥絲棉，連年來因為天災人禍，農產品多半歉收。據海關統計，米麥絲棉輸入都是年有增加，各地竟發生穀賤傷農，豐收成災的新姿，今年全中國的農產品，並不

◆ ◆ ◆
國的農產品在今年

的新姿態。

中國的農村經濟，既因世界經濟恐慌與中國封建勢力的兩種壓迫之下，無論豐收與歉收的地方，常有成災的可能。所以中國的農村經濟，就不得不陷於完全破產。因農民極度貧窮的結果，使農民的購買力驟形減少，工商業隨之不振，同時又因農民轉徙流離，為造成內亂與盜匪的根源。農民既離開農村轉入都市，結果使都市勞動者的數量增加，工資因競爭而降低。勞動者的購買力，也因此減少，結果更使工業製造品的市場縮小一層範圍。所以一年來舊式的絲業，已先後倒閉，新式的紡織業，不能不借債維持。因為農工業之衰敗，遂使依附於農工業之商業，大大蕭條。我們看各大商埠的商店的倒閉，以及常年減價競售的現象，就是有充分的證明。

不過上海一埠，游資特多，這是因為內地農村經濟崩潰以後，資本漸向都市集中所致。但是因為上海的游資過多，缺少正當的工商業的投資，於是轉而經營地產債券與收押等買賣。我們由今年下半年洋厘長期低落的指數，就可以證明上海的中外遊資的閒散。

總結起來，一年來的中國社會經濟，農業是豐收成災，工商業是衰敗不振，而上海反而游資過剩，害了充血病，內地農村經濟破產，害了貧但病。這樣的經濟狀況，如果再不設法救濟，而任其沒落，那豈是中國經濟的出路嗎？

第三是剿匪與內戰，這一年來，軍事行動上，比較最重要的，要算剿匪與內戰。剿匪是在政府的安內攘外的原

則之下決定的。本來盜匪的發生，其原因很多，政治的不軌，農村經濟的破產……等都是製造土匪的根源。所以剿匪只能治標而未能治本，今年能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力量，獲得剿匪的勝利，不能不說是一年來剿匪中所得到的最大的經驗，如果照此做去，未始不可正本清源。不過匪區善後，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在國難如此嚴重的時候，竟有喪心病狂的軍閥，不顧民族的前途，不管人民的利害，接二連三的扮演內戰。山東的雖說調停妥貼，四川的仍是酣戰不休，即如最近貴州的王毛之爭，又在那裏大動槍砲了！這該是多麼的可恥啊！不過以中國地域之廣，人口之衆，野心軍閥的內戰，原不是奇，但是要根本消除內戰，還是只有鞏固強有力的中央，與全國人民拿全力來抵禦的辦法。前者屬政府本身的事，不必多說，後者如全國廢止內戰大同盟的組織，就是一種具體的表現。現在雖說廢止內戰大同盟不能發生多大的力量，然而人民厭惡內戰的心理，與廢止內戰的意志，却已充分的表現出來了。

最後在廿一年年底，還有兩件大事，很值得我們回顧，同時因為時間相隔不久，想讀者不致健忘的，這，一是中俄復交。一是國民黨的三中金會。

中俄復交，本來是外交上的一種常態，不過在中日糾紛未決，國聯尚未獲得完善的調解之前，忽然中俄兩國間恢復尋常的外交關係，很惹起世界上各國的注意，尤其在日本高唱日俄互訂不侵犯條約而未成立之時，更使國聯各國非常的驚訝！同時中國今後，在遠東外交的關係上，也

不致於十分孤立，對於解決東三省事時的前途，或予以相當的幫助。不過這次中俄復交，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上，更表現出一種自動的外交，打破歷來被動外交的局面。這是一件比較最有意義的！此外我們更可從這次中俄復交的轉變，證明國際聯盟的無能，與今後再不可十分信賴國聯吧！

中國國民黨的三中全会，在十二月十五日舉行於首都，會期雖不過一週，而會議之圓滿，却為歷屆所不及，決議案之實際，更是針對時弊，是豐國民黨團結之精神，有

論教育改革各案

三中全会，於本月廿一日通過關於國民教育生產教育等四案對於教育標準，教育制度，均有新的規定：茲此危機四伏的教育，不能不算是有效方案；如能嚴格執行，定可獲若干效果。

(一)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是一國文化的基礎，要知一國的文化水平線，可視其國民教育如何以為斷。中國的國民教育，極不發達，文盲百分率之大超過於全世界任何文明國家，而教育標準又極形龐雜，或更適當一點說絕無教育標準。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固然有若干點綴門面的新式小學，至於內省的農村，則傳統式的私塾，乃鄉村文化之惟一傳播者，其教材是歷久不變的，無論袁世凱稱帝的時代也好，無論國民黨的黨治的時代也好，總是一部四書，甚至北方重鎮濟南，其市長竟不顧教育部命令，迫該市學生一律讀經，

由嚴重的國難所促成者歟？吾人深願集中國力，早日挽救危亡，國民參政，得以見諸施行，是則三中全会之決議，將不致蹈前此決而不行之覆轍了！

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從過去的經驗當中，找出今後努力的方向，解除國難，收復失地，撥雲霧而見青天，除黑暗而現光明，一切的一切，都還須全國人民，作繼續不斷的努力！

胡任遠

這種教育是摧殘教育的教育，是阻礙文化的提高與發展，國家應撥巨款以補助國民教育，并應限期施行強迫普及教育。

在國民教育中，應該加強提高民族精神及國家觀念的訓練，而現在尤為必要。在此內亂外侮的夾攻中，非有極健全的民族與國家觀念，每易為現實環境所征服，而無征服目前困難的勇氣。應盡量加緊民族精神的訓練，牠不僅是對於一切煽惑的防毒器，同時也是禦侮圖強的興奮劑。

(二) 生產教育

中國教育，一向受着『學而優則仕』的影響，對於職業的訓練，非常忽視。一般學生姑且不論，即職業學校的學生，對於實際動作，亦大都隔膜得很，有的甚至於基本理論，亦無明確概念。這種教育的結果，一方面不能適應工商農等業的需要，一方面產生出許多無所能的失業者。這

種現象，應立即消滅。教育應該技術化，應使每一個學生，除受了做人的訓練以外，還要有職業的訓練，技能的修養。

生產教育，不應僅限於學校以內，當與工廠作坊礦山交通等；有組織上的聯繫。一方面在學校內，受理論訓練，一方面在實際工作生活中，使理論能應用，方可免空談之弊，教育改革對於這一點，似尚未顧到。

(三) 人才教育

人才教育一案，對於目前教育，提出許多重要的改革：(一)同一地方之院系重複者歸併；(二)私立大學不得添設文法學院；(三)注重本國教材；(四)私立大學舉行會考。以上諸點，在原則上，應無若何異議。所可議者，惟如何執行耳。

年來高等教育之壞，大概無人能否認；許多政治野心家，每以創辦一學校為其活動根據地，僅為個人找羣衆，而學生之修養如何，前途如何，均所不計。學校設備，簡陋萬分，師資質量，異常惡劣，學校變為政爭之場，學生變為政爭之具，如此教育，誰謂無改弦更張之必要！而院系之重複者，比比皆是，假如合併，則在設備上，在師資上，當更完備與提高。至於舉行會考，乃為提高教育質量與促進學校之改善之一方法，其作用決非消極的取締某種學校也。

大學教材之根本改變，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各校所用之教本，多為舶來品，與中國之實際，隔着一道萬里長城；就使能完全了解，亦將有削足適履之慮。以後人文科學，固然要從中國實際生活中找材料，即工程科學，亦應以中國之自然財富與經濟組織為對象。使理論與實際，能互相銜接，互相補充。

(四) 怎樣執行

教育改革案，在執行時，將或遇着一些阻力尤其是院系的合併與私立學校之不得添設文法科問題。一方面他會破壞教育界派別勢力之均衡，與野心家之詭計，一方面或引起私立學校學生失學之恐慌。前者就整個教育利益計，政府應不必顧慮，後者為私校學生學業計，應籌一妥善方法，使私校學生不致因教育改革而失去受教育之機會。其方法：

(一) 已立案之各私校之文法科，自一九三三年起停止招生，直至現有學生畢業為止。

(二) 未立案之私校文法科學生准其經過考試，轉入國立大學。

另一方面則令各私校文法科立即停辦，或經過考試轉入國立學校；在各該地國立學校設試讀班，准各該地私校文法科學生入校試讀，如一年內，考試及格，即作正式生。以上兩法，係個人私見歡迎善意的批評及討論。

新年慶祝聲中悲樂情緒的衝盪

鍾 夷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一九三二年時代的流波，完

成他歷史的使命和我們告別；接着一九三三年的新元旦又

展開在吾人的眼前了。

慶祝元旦的呼聲，自然會在歡欣鼓舞的人們口中高唱出來；然而，朋友，切莫忘記了過去的一切，我們應打開一九三二年的國難痛史，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來衡量一下我們的悲樂成分究有多少！

九一八東省的失陷，如今一年多了一！我們的同胞，任人殘殺，任人虐待，任人魚肉，任人奸淫，任人……他們的生活，無時無刻不呻吟於暴日鐵蹄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着我們亡國的同胞，我們悲樂的成分有多少呢？

我們的土地，被人侵吞；同胞的財產，被人沒收；房屋，被人強奪；鐵路，被人霸佔；一切的一切都被我們的敵人所剝奪。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起我們已失的土地，被佔的財產，我們悲樂的成分，又有幾何呢？

亡國的人兒，畢竟只演些亡國的臭史！溥儀的傀儡執政，謝逆介石的偽外長，熙逆洽的偽財長，張逆景惠的偽樞密院長，趙逆欣伯的偽立法院長，……一個個的奴才，一羣羣的疑狗，都俯伏復，投降在暴日卵翼之下，顯其天大的臭技，玩其無聊的偽國，使木屐奴兒得堂哉皇哉，演那承認偽國的滑稽戲劇。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起那些無恥的奴才，我們悲樂的成分，是多？是少？

所謂「公理」，所謂「正義」，只有擁着強權的帝國，才配享受。當東省事情發生以後，我國信賴國聯，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國聯對於東省案件，一再開會，一再決議，也可謂五花八門，掉盡花槍矣！然而結果如何？國聯盟約，華盛頓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悉被暴日的槍彈所

撕毀了，「公理」，「正義」，一齊變為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泥絮了！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着我們失敗的外交，我們悲樂的成分，該是誰多？誰少？

東北的義軍，為誰拚爭死活？為何前仆後繼？斷折了多少同胞的頭顱？飛濺着若干火般的熱血？所得的代價是什麼？所獲的實益在那裏？馬占山慘敗於前，蘇炳文潰北於後，誰實為之，孰令使之？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着我們慘敗的義軍，我們悲樂的成分畢竟如何？

一二八的周年紀念，快要跟隨元旦而蒞臨，血戰抗日。斷頭折臂的烈士，究竟那裏去了？堆堆的白骨，纍纍的荒塚，擺在我們眼前！繁華的都市，一變而為頹垣碎瓦！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起那些為國犧牲的烈士，我們悲樂的成分又如何？

「殺身成仁」的義軍，「舍生取義」的烈士，固一個個完成其偉大的人格，含笑如歸的去了；然而他們的家庭怎樣？老婦龍鍾的嚴父慈母，叫誰仰事？愛情融洩的弱妻幼子，叫誰俯畜？昏定晨省，乏人侍候；淒涼閨閣，有誰安慰？他們這種招魂之術，徒喚奈何的生涯，怕不是引用蘇子瞻「泣孤舟之嫠婦」的幾句怨訴的話語，所能形容他們的處境。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着淒楚備嘗的烈士眷屬，我們悲樂的成分，到底甘甜？還是酸苦？

大難之後，繼以凶年，江淮黑龍江流域的「水」災，陝西山西甘肅的「虎」災，綏遠的「雹」災，新疆的「震」災，各地雅片的「黑」災，……舉凡映入我們的眼簾，攢進我們的耳鼓，幾無不助長我們的嘆氣。號稱農業的國家，而洋米節節輸入，美麥源源賒借，社會瀕危，農村破產。「年豐

而妻啼飢，歲賤而子號寒」，終歲勤勞，不獲一飽！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起經濟破產的農村，我們悲樂的成分，甘甜嗎？酸苦呢？

強者，挺而走險，弱者，流離失所，農村破產，促進匪勢的蔓延。中原區域，若豫，若鄂，若皖，若贛，若：：：幾無地無匪，無村無匪。殺人盈野，血流成渠，匪餓滔天，日趨猖獗。雖經蔣委員長親臨痛勸，而東征西竄，終未獲得整個的解決。匪地良民，困頓何堪設想！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起我們匪區的同胞，我們悲樂的成分，畢竟誰濃？誰淡？

任何嚴重的困難，終究不能稍戢軍閥爭權奪利的私心。一年來廣東的二陳肇其端，山東的韓劉蹤其迹。四川的二劉承其統，：：：碎碎碰碰，干戈擾亂，民不聊生！多少的生命，變作槍下的冤鬼？多少的金錢，供為平白的犧牲？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回憶起飽嘗戰禍的同胞，我們悲樂的成分，又畢竟誰濃？誰淡？

怎樣解決青年的苦悶？

華 德

在經濟破產，社會黑暗的中國，在在都足以引起青年的苦悶，這是必然的道理。因為血氣方剛的青年，祇有赤心，熱血，不知虛偽，不知遷就，不像那些所謂「知道人情世故的老朽」般，敢把自己的良心抹煞，去圖一時的幸福，去騙一時的享樂，去取一己的利益。他們認為違背良心的事情，就是人類的恥辱，他們不敢苟且，——不，他

青年們！我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不要過於樂觀肥！我們一九三二年的歷史，沒一行，沒一頁，不是染着斑斑的血，淋漓的淚。我們的隱憂正多！我們的大難方興！我們處這千鈞一髮，危如累卵的時際，我們的責任多重！我們的使命多大！我們切莫遲疑！切莫惆悵！我們的精神，只有進！進！進！：：：我們的出路，只有幹！幹！幹！：：：嚴重偉大的時流，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衡量悲樂的成分，抖擻精神，奮發有為。要用我們的「血」，我們的「淚」，我們的「心」，我們的「力」，直搗扶桑三島，作一個痛雪國難的健兒！

青年們！我們不要忘記過去，不要玩忽現在，我們認清我們的敵人，確定我們的途徑，在這新年的慶祝聲中，開始努力我們的前程！

古訓昭示我們：「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我們的蘊力縱微，我們的前程無疆！

一九三三，元旦。

們不知苟且，他們要反抗一切強暴；攻擊一切腐敗，然而他們往往負了創傷回來，以至失望，悲哀，造成許多的苦悶。有的甚至流於自殺和墮落的途上去！唉！這是多麼痛心和危險的事啊！

青年是革命的先鋒；同時又是社會的中堅。我們國家的興盛和社會的光明，完全都是需要他們的創造，惟有他

們的努力，才能增進國家的興盛；惟有他們的奮鬥，才能促進社會的光明，所以在這國家生命危在旦夕的中國，解決青年的苦悶，使其重整旗鼓，踏上征途，實是目前非常迫切而需要的問題，茲將管見所及，提出來和大家討論。

(一) 經濟的苦悶

假使你不是一個有產階級的青年，就感到經濟的苦悶；因為在這列強侵略，內亂不已的中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破產的田地。不直接生產的青年，當然更受經濟壓迫的影響。所以爲了經濟的問題，而使青年的意志屈服，走入危險途徑。甚而至於自殺，真是不知幾千幾萬。我們祇要翻開每天的新聞，都可找到這些平凡而可痛的消息，關於這個問題，固然關係整個社會的制度。然而我們果能有奮鬥的決心，也不是絕對沒有補救的方法。

解決經濟的問題，首先應謀職業的獨立，然而現在的時候，「找事之難難於上青天」！我們祇要觀察各處每次招考職員的時候，錄取的名額，或者祇有三五名。然而應試的人數，總在幾百幾千以上，這種人浮於事的現象，實在引起我們無限的感嘆！可是我們再從另方的觀察，那些需要人材的地方，不也是天天感到適當人材的缺乏嗎？我們的社會，一方既有這許多失業的人，一方又是感到



後 課 散

人材的缺乏。好像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但是我們細考實際的情形，也是不難瞭解。

老實點說吧！我們中國青年最大的缺點，都是沒有實際的學問和技能。我們祇看中國教育腐敗的情形，就可完全地明瞭了。他們在學校裏的時候，祇知道遙自在。對於

實際學問，絲毫不下真的工夫。圖騙文憑，就是他們唯一的目的。所以他們一到社會的時候，就像一個無知的愚民，什麼都不懂。你想像這樣的情形，難道還能找到職業嗎？無怪他們天天都在經濟壓迫的環境之中，過那奄奄一息的生活。

所以照我個人的意見，解決經濟的問題，目前並非絕對地沒有辦法，所最怕者，就是我們青年的自暴自棄，不肯修養自己的學問，鍛鍊自己的技能。假使這樣的話，我想非但是在社會混亂的中國，不能擺脫經濟的苦悶，就在任何一個國度裏，也沒有方法來解決。

(二) 婚姻問題的苦悶

我們中國青年的婚姻，因為宗法社會殘餘勢力的存在破壞了他們的自由，同時所謂資產階級的社會，又是築起黃金的壁壘，使得這些既受經濟壓迫的青年，又要陷進婚姻的苦悶，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們，甚至因此而自殺！唉！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呵！

固然，婚姻的問題，也是我們人生必需解決的事情。牠與我們個人的幸福，是有密切的關係，然而我們要知道人是屬於社會的，我們不能將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完完全全地給與一個什麼人或自己個人的什麼事。假使那樣，我將失去我自己，我將失去全世界，失去在牠中間的活動，所以我們應該多方面去努力，多方面去求安慰。我們知道婚姻的問題，固然是很重要，然而比之婚姻更加要緊的事情，不知還有幾千幾萬，都是需要我們去幹。性的安慰，固然是很快樂！然而比之性的安慰，更加快樂的東西，不知還有幾千幾萬，需要我們去追求。——那是什麼？就是我們非常重大的社會事業！所以根據這樣的情形，擺開性

欲的苦悶，我也想非怎樣困難的事，祇要在我們的腦海裏，時時刻刻地記着。「我是社會的一份子。我所最大的安慰，就是能夠為社會盡責任！」假使這樣，我想非但婚姻問題的苦悶，為其驅除淨盡，恐怕就是其他一切的煩惱，都要消聲而斂跡了！希望我們勇敢的青年，都來試驗一下吧！

上面二點，可以說是現代中國青年所最普通的苦悶！有了這些苦悶，所以造成近幾年來的中國青年消沉的現象！我親愛的青年啊！偉大時代，快要展開了！趕快丟開自己的苦悶！趕上去吧！

一九三三年學生運動之途徑

伯 融

九一八禍變爆發後，情勢嚴重，舉國若狂，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奔走號呼，奮起抗日，滿腔熱誠，可動天地而泣鬼神。詎至今時移境易，意氣消沉，已有一鼓而起，再而衰，三而竭之趨勢。此種脆弱而健忘之民族心理，五分鐘熱度之民族精神，乃至發現於在受高深教育之青年學生界中，不能不認為中國過去教育之失敗，同時亦不能不認為我國家我民族之絕大隱憂。

日本本其預定之計劃，傳統之政策，侵略我滿洲，砲燬我淞滬，蹂躪我生靈，舉國忍痛，悲憤萬狀，當無可怪。但是徒然憤慨，徒然呼號，徒然空言抗敵，徒然高論救國，不為實在之救濟，不作根本之解決，不圖積極之處置

，不謀有效之對策，究於民族有何影響？究於國家有何實益？試於清夜平心細一考慮，亦當瞠目不知所對。過去學生運動，除促進情緒之緊張會收相當功效外，大都皆坐斯弊。故其結果，犧牲多而成效。在運動進程中，雖曾一時聲勢嚇嚇，朝氣勃然，然惟以其不務實際，缺乏遠大計劃，缺乏堅強忍耐，缺乏不折不撓之精神，缺乏堅持到底之毅力，以致內憂外患，相併而來，國家情勢，危若累卵，民族生機，有若微縷，國難之嚴重，數十年來如一日，不但未有絲毫之減輕，甚至日復深於一日，年復危於一年；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危殆之情勢，可謂已達於頂點。今後學生，若不從新覺醒，擔荷責任，實是求事，共謀有效

之救濟，將來民族國家之滅亡，可以立待。

何謂有效之救濟？何謂根本之解決？何謂實際之工作？如何方能抗敵禦侮？如何方能重新復興與彼衰老垂危之民族國家，臻於繁榮之狀態？請分述之：

一、應致力於新文化之創造 文化為民族精神之結晶，為民族之活力，亦即為民族之生命。一民族之文化，如長足進步，一息不止，其民族必然有生氣。如停滯不進，其民族必然由衰老而滅亡。縱覽世界古今，任何民族進步之軌跡，莫不以文化運動為其先導。我中華民族，開化甚早，文化歷史極為悠久，精神生活，較諸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均有價值。至近世，西洋物質文明東侵，我民族文化乃顯形落後，社會經濟一日衰落一日，物質基礎無從穩固，文化事業愈益陷於不可發展之域。中間雖經數度新文化之運動，然皆未能建立堅強之基礎，將我古哲先賢，千辛萬苦，慘淡經營之文化恢復而光大之，以為吸收外來文化之根基，致對外來迅速輸入之文化，不暇作審慎周詳之抉擇，守於因襲，盲於追從，思想龐雜，社會紛亂矣。中山先生嘗謂：『迎頭趕上世界文化，從根救起中國民族』，確是認清世界潮流之卓見，看透中國民族情形對症而發之良藥。故創造新文化，恢復民族自信，要比喊任何高調口號，比寫任何空浮標語，比發任何無聊宣言，都為切要而着實際而為根本。

二、應致力於科學之建設 人類自始即憑藉技術為與自然鬥爭的武器。技術愈發展，則鬥爭的能力愈強，攝取自然的物力愈多。科學為人類智慧之寶庫，予吾人以種種為生存而鬥爭之方法，故科學之進步與停滯，實與一民族

之興替，息息相關。試觀世界富強之國，科學無不發達者也，因其科學發達，國民知識程度提高，與自然鬥爭之技術精巧，處處克服自然，處處利用自然。而我則寶藏盈野，不知所取，貨殖委地，不知所用，國民愚昧，至今尚留滯於十九世紀之文化舊轍，雖有天子之富，徒供列強為爭奪之餌，以招覆亡之禍，曷勝痛心？故欲改造中國，復興民族，使之強，使之富，使克享受物質文明之幸福，抗拒外來之侵略，抗拒外來之壓迫，除發展科學外，豈容尚有他道乎？青年學生之天職，即為學，即為習。其埋頭科學，潛心學問，共謀確立我民族之經濟基礎，為吾儕努力之要着無疑矣。

三、應致力於體格之鍛鍊 目前之中國，已到極嚴重的非常時代，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帝國主義之狎獮面目，完全顯露。資本主義為分割市場，為爭奪殖民地，為剝削農業國，為增殖剩餘價值而所引起之矛盾日益尖銳化，帝國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已在開展。太平洋上可怖之狀態，無時無刻，不在趨於白熱化之途中。其壓迫之情勢，已置我國家民族於生死綫上，存亡之機，間不容髮。當此大難臨頭之時，我國民非人人有衝鋒陷陣之身手，任重致遠之毅力，堅強嚴肅之精神，決不足以負荷應付目前時變之使命。武裝青年學生，增設軍事訓練，即為應付此重大事變之準備，亦即為全體國民青年學生總動員之開始。凡我青年，凡我學生，應如何體念斯旨，振作精神，堅強意志，澈底剷除以往因循懈惰之積習，而為真正之民衆武裝乎？乃事實橫在面前，非但無武裝之精神，甚至武裝之形式，亦已成過去不復存在。彼侵略者反而成千整萬，

全體武裝，晝夜訓練，彼安得不強，而我安得不弱，安得使彼不以其弱而不施其侵略壓迫？慕沙里尼曰：『砲聲更響於言辭』。吾人生在強權即公理的時代，文弱劣敗，武力優勝無疑。外交公文敵不過飛機大炮，理論鬥爭敵不過實力，國際聯盟處置中日事件，處處偏袒日本，處處壓迫中國，處處遷就既成之事實，不為法理上之公斷裁判，便是一個鐵證。自有土地不能守，自有權利不能保，而希求人為我保守，何異癡人說夢？不然，果我民族人人能夠披堅執銳，效命疆場，能與敵作殊死戰，能從新打開一條出路，又何患不得生存自由之機會乎？抑誠鬥智既不可能，搏力又不可勝，生存條件，無具備，覆亡之禍，自無可倖免。

四、應致力於主義之宣揚 中山先生手創之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是世界上最弱小民族向帝國主義，作解放運動，民族革命——之理論上的武器。我國所有之革命運動及

新文化運動，均應以此三民主義為其動力。只緣少為宣揚團發；致新文化之基礎迄今未得建立，若干青年思想恆為邪說所乘，陷入歧途而不自覺，犧牲若干無可補償之損失，減少不可勝計的民族鬥爭之力量，事之不幸，孰甚於此？苟其學說普及民間，主義遍達大眾，有共同之信仰，一貫之系統，必能一致團結，一致努力，共同抗拒帝國主義之侵略和壓迫，維護世界之和平。且夫三民主義既為救國主義，吾人努力宣揚其主義，闡明其學理，使之發生作用，發生力量，即為實踐救國，實踐抗敵。較勝諸奔走叫囂，徒託空言以救國者遠矣。

凡上所陳，第一可謂文化侵略之抵抗，第二可謂經濟侵略之抵抗，第三可謂武力壓迫之抵抗，第四可謂主義之奮鬥，雖皆清談平凡，要為目前之急切要圖。當茲一九三三年元旦之晨，謹願以此與我青年共勉焉！

對於中俄復交之認識

李哲明

一 復交的意義

幾年來若斷而實若續的中俄邦交，已正式在日內瓦宣佈恢復。就中國的外交言，不可謂非一轉變，尤其是在英法兩帝國主義國家所支持的國聯無力而且不願解決東三省問題的時候。

所謂外交上的轉變，并非想以中俄復交來根本改變遠東的國際關係，或東三省問題的性質，而是說中國的外交

，從依賴國際聯盟，轉到一獨立途徑；然而也只限於此。這是一個頂點。若再給以更大的意義，或寄以更多的奢望，姑無論事實上絕不可能，且早已落到『依賴』的舊方案裏，或許將更發生一些不可測的後患。

國際聯盟，決不會解決東三省問題。牠的兩個柱石——大英帝國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現正想拉着日本，以與金圓帝國對抗，決不妨礙日本在東方的行動。法國已是

公開的額美國的戰債，英國也是有條件的討出了十二月十五日的一次債款；金圓帝國，是絕不會放棄債權的，他正藉藉此以壓制英法，尤其是法國在歐洲的霸權。戰債問題，使英美，法美間的矛盾，更加尖銳，更加深刻；牠們自然很有利的利用日美間的衝突，形成一反金圓帝國的聯合戰綫，因此對日本之武力佔領滿洲，總是延宕，迴護，與日本以多方的便利，所謂特別委員會等勾當，無非遷延時日，使日本得以鞏固其在滿洲之地位。英外相西門氏在國聯之演說，充分的顯示了英法兩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我們對於國聯的信賴，毫無結果，歷史事實，正證明這一政策之完全失敗。在此場合中，中國外交政策之轉變，是非常的必要的。因此，中俄復交，有一極嚴重意義。

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另一種依賴心理之發生，彷彿是中俄復交之後，俄國會仗義執言，以幫助中國解決滿洲問題，這種見解，是依賴國聯心的孳生兄弟，是對國聯失望的一種反映，在政治上，其朴質的達到可憐的程度。我們堅決的相信：中俄復交，不能根本的改變的遠東的國際關係，想以此為槓桿，以解決滿洲問題，是不可能的。在恐以滿洲為根據地向蘇俄挑釁這一點上，蘇俄是反對日本佔領滿洲的，在經濟基礎尚不堪負戰爭之重壓，而需要和平以完成其建設這一意義上，非至其利益受到重大損失時，蘇俄決不願與日本開釁。在需要和平時期，蘇俄可與任何國家表示友善，因此對於日本之侵略滿洲，表示中立態度，并不能謂中蘇復交即為蘇俄反日。自然中俄復交與將成熟之美俄復交，在某種限度內，不能不給日本以精神上的壓迫，然謂此即是以根本改變遠東關係，則又似乎過

於理想。

還有一極重要理由，足以說明不能以中俄復交為基礎而解決東省問題。蘇俄對東三省問題的態度，在第三國際十二次全體會議的決議中，表現得極明白極具體。

這一決議案說：

「……在滿洲發展游擊運動，提出……建立民選政府的口號……」（見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共產評論第四卷第十號）

很明顯的，蘇俄並不顧及中國領土的完整而想使滿洲與中國脫離，以建立所謂民選政府的。另一方面，又說：「號召拒絕納稅。不執行政府（指滿洲國——作者）命令……」（見前）

事實上承認滿洲國之存在，只號召「拒絕納稅……」而已，並沒有執行如「為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而爭鬥」（見同一決議案）政策，為推翻日本在滿洲之統治而爭鬥。

這是蘇俄的真態度，在這樣的場合中，我們對於中俄復交，還能存一種超過於尋常邦交以上之奢望嗎？

我們在不完全依信國際聯盟這意義上，歡迎中俄復交；在蘇俄并不可以依賴這一點上，反對給與中俄復交以更大的希望。

二 復交與商業

蘇俄對中國之復交，經濟之動機，起了重要作用；牠是急於為其出產品求一銷售市場。自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正式宣佈絕交以來，中俄的外交關係，并未完全斷絕；東三省的俄領，與西北利亞數城市內華領，仍繼續存在；商業關係，更是公開的存在。蘇俄的國營商業機關，不僅滿

佈於東北，即如長江中埠，如上海漢口等處，亦有其經理人。中國之輸出品，爲大豆，茶葉等；自俄輸入者，爲煤油，木料，布疋等等；因經濟組織的關係，我們以後對俄商務，應有一適當的節制。

中國的門戶，對於外貨，是無限制的開放的；無論任何商品，均能輸入中國。蘇俄的經濟組織，完全與此不同，牠的對外貿易，悉由國家壟斷，人民不得向外自由購貨，亦不得向外輸出，全歸國家機關經辦；另一方面，蘇俄境內的私人經營，必受着極端的壓迫，僑俄華人之小本經營，絕無發展機會，在這樣條件下，蘇俄對華的貿易，是有組織的，無限制的，而我國的輸出，則受多方的限制，對這片面優惠條件，應有適當的調劑。

復次，蘇俄近幾年來，極力向外輸出；國內無糧，而白麵包不能輸出；一切肉食，居民恆不得一見，布疋皮鞋，國內當盛缺乏，而不能輸出；至於火油木料，更是巨量的投到世界市場；有人謂蘇俄實行傾銷政策，或亦有某種限度的根據。假如中俄復交以後，蘇俄採用這樣商戰策略，對於中國民族工業，一樣的是一種壓迫。一般市儈者流，想以蘇貨代替日貨，以制日本；在反日帝國主義的意義上，不能謂爲無理由；然對中國工商業說，俄貨之大量輸入，亦無任何有利之處；因此歡迎俄貨代替日貨的觀點，太過於近視，仍是傳統依賴性之另一種表現。對於這種可能的傾銷，應有有效的節制。

我們歡迎真正互惠的商業，同時應防止片面優惠的貿易。

三 復交與剿匪

誰都知道：蘇俄是以共產黨主義立國的，名義上爲無產階級獨裁，骨子裏仍是共產黨專政。牠經過共產國際以推動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以及蘇俄共產黨，有血肉的關係，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誰要說司大林派放棄了世界革命，客觀上牠作了掩護。但是否可以說對俄復交，即爲容忍共產黨之活動或竟幫助共產運動呢？我的答復，是否定的。共產主義運動，是一社會制度問題，自外鑠者少，自內暴發者多，假如社會制度本身，沒有含着共產主義動運的發酵劑，僅靠宣傳與煽動，是會發生若何嚴重結果的；對俄復交，是對外問題；禁止共黨活動暨剿匪之軍事行動，乃內政問題。絕不能混爲一談。世界各國，多與蘇俄有外交關係，但並不是說，各國均庇護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雖與蘇俄斷絕國交，而共產黨非常猖獗；土耳其與蘇俄友好，共產黨并未因之而合法而滋長；是與蘇俄建立外交關係，不一定會助長共產黨主義運動，更說不上容忍，惟視我們本身立場何如耳。以對俄復交爲對共產黨之妥協，不是惑於日本軍閥的謠言，即爲共產黨求合法，減輕共產黨所受的輿論的壓迫。

四 復交與列強

有人以爲對俄復交，會引起列強的不滿，而陷於外交上的寡助。這種見解，正是日本軍閥的意見。實際上，對俄復交，爲一問題，與其他國家之外交關係，乃另一問題。與俄國發生外交關係的國家不少，日本亦其一，并未聞因交俄而即孤立；而松岡洋右，且以與俄友善爲法寶，威嚇國際聯盟，何況我們只有「尋常邦交」的關係！日本軍閥這種挑撥，我們應予以嚴重的駁斥。

五 幾點結論

領土聯毗連一萬餘哩之中俄兩國，在經濟上，彼此均

有互助之必要，邦交的建立，的不容緩。此次復交，確能適要事實之需要；更希與能彼此推誠相與，以保證此友善關係之繼續。

十年來的中俄貿易

馮 菌

中俄貿易在未絕交前的情形如何？絕交後的情形如何？絕交對於原有貿易的影響又如何？這是我國一向少人注意的；尤其是在中俄絕交以後，更覺找不到詳細調查和精密統計的材料。

這裏該注意的，就是中俄的國交，雖於一九二九年爲了中東路的問題，國府於五月間名回使領，完全斷絕國交；但實際的貿易，仍在持續中，並未完全停止；不過因爲形式上的絕交，貿易上也受着一些影響吧了。

自十二月十二日，我國顏惠慶代表與俄國外交委長李維諾夫在日內瓦實引換文，聲明兩國外交自即日起實行恢復邦交後，對於中俄近年來貿易的情形，又由沉寂空氣中轉而引起一般人的關心，舉凡留神中俄貿易的人，誰都想探索個中真相的所在。

據統計中國運俄的貨品，向以紅磚茶，綠磚茶，黃豆，荳餅等物爲大宗；俄國運華的貨品，則以煤油，皮貨，煤，木材等物爲大宗。現將十年來俄貨運華的情形，來作一個過細的觀察。

俄貨運華銀兩統計

年 份	貨品	煤	油	皮	貨	煤	木	材
民國二年		七·八四七兩	一·二〇五	六九二兩	二四〇·八三〇兩	一〇六·一八六兩		
民國三年		四〇·八九九	五·九〇〇	〇九一	三七二·〇五四	二四九·九五七		
民國四年		八二·五八六	四·七一八	〇三四	七二四·六〇一	二一六·六六三		
民國五年		二四一·九一六	三·三三〇	二六三	八九八·〇一七	二九八·七〇三		
民國六年		七二七·八一七	三·一四八	七三八	一·四一九·三一五	二四六·六七五		
民國七年		一·〇三〇·六八二	二·五五二	〇六五	一·五七四·二四七	九一·五六二		
民國八年		六五四·四七一	一·八三六	六〇〇	一·七八七·八〇〇	二五四·三三五		
民國九年		九〇二·九五二	五三七·五二〇		三·四四〇·八八〇	二五八·四四〇		

民國八年	四〇六・一〇一	三四・六一〇	八九五・六二八	一八一・七八三
民國九年	九三六・〇八五	四二・六九九	二・九七一・二一一	二五二・〇九九
民國十年	一・九八〇・九四六	二二七・九五四	一・七二八・三七一	五八一・五六八

從這些數字的記載上看，可知俄國對華貿易在中俄絕交的——十八年——確占很不利的地位。這種貿易低落的情形，當然和絕交有直接的因果的關係。但自十八年以後，輸華的貨物，又逐漸增多，入於恢復狀態。這足徵中俄雖宣示絕交，兩國的貿易，仍在持續中；商人友好的感情，並不因絕交而中斷。若將十年來的貿易劃分為兩個時期，就可以將絕交的這一年拿來作一條分水線。這裏很足以使人注意的，就是煤油和煤的輸入，大約都隨年份而有驚人的增加；祇是皮油一項，則有日趨低落

的傾向。煤油一項，在民國十年僅占七千八百四十七兩，民國二十年竟占一百九十八萬零九百四十六兩，打破十年來的紀錄，超過民國十年的銀兩二百五十二倍以上。皮貨一項，則以民國十一年為最高額，自後即有漸趨低落之勢。煤一項，則以民國十七年為最高額；其餘木材一項，則增進的數字，較為平凡。

現在再來看華貨十年來輸俄的情形，究竟怎樣？

華貨輸華銀兩統計

年份	貨品	紅	磚	茶	綠	磚	茶	黃	壹	壹	餅
民國二十年		一九二・〇七〇兩		一四八・二三五兩		五・六五五・〇二六兩		二・九四〇・七七一兩			
民國二十一年		二七四・九九九		二五・七七七		一五・二〇四・八六九		五・七四五・一一四			
民國二十二年		一一一・八三五		二七三		一五・四八二・四九五		四・五九四・九九三			
民國二十三年		一五七・五八三		五六・八〇四		二五・八三二・二九〇		四・五九四・九二三			
民國二十四年		二・〇〇四・七三二		四九〇・四五二		二六・四四七・四二六		六・二二一・一七九			
民國二十五年		二・七九九・九〇〇		五二六・五〇五		二九・二八二・八〇八		一四・四二七・六七七			
民國二十六年		三・六五六・七三二		一・一四七・五九〇		三四・六一一・五九一		一六・五七四・三七五			
民國二十七年		七・七九七・五一四		一・八七九・八〇四		四六・二一九・一七六		一六・〇四八・五〇六			
民國二十八年		七・五九四・三五六		一・七二八・四二〇		二五・〇六四・三九八		一〇・七七二・四七三			
民國二十九年		一・〇五七・二八二		一・五二〇・七七四		一九・六七四・三三〇		一六・五七四・八九五			
民國三十年		三・〇三八・四五八		一・五六七・五四八		二九・三〇五・六一七		一二・五四七・八七六			

在這個統計上觀察，絕交以後，華貨輸俄也有一些低落；但差額尚不十分懸殊。紅磚茶一項，民國十七年和十

八年較，低減三千二百五十八兩；綠磚茶一項，低減十五萬一千三百八十四兩；黃荳一項，低減二千一百十五萬四千七百七十八兩；茶餅一項，低減五百二十七萬七千零三十三兩。總計較十七年低減二千六百五十八萬六千四百五十三兩，四者之中，以黃荳與茶餅所受影響最大；綠磚茶次之；紅磚茶為最少。總之：絕交以後，四種輸出的貨品，都呈低減現象。

就中紅磚茶的輸出，自民國十四年至十八年都有漸增的佳勢，而以十七十八兩年為最多。綠磚茶也類相伯仲，而以十七年為最多。黃荳則以十六十七兩年為最多。此中有極應注意的一點，就是俄國輸華的貨物自十八年以後，即漸趨恢復狀態；而我國輸俄的貨物，除荳餅外，則自十八年以後，均呈現低減的現象，和俄國適成一個比反例。所以中俄絕交以後，貿易上實際的損失，還是在於我國。

據上面二個銀兩統計表的報告，可知我方輸俄貨品，在過去十年來，確占極優良的地位。我們應該努力保持這種光榮的歷史，——尤其在這中俄復交以後，更應利用時機，極力發展，使輸出的貨物，日增月進，樹立十年來的新紀錄。現在俄商已利用復交的機會，向華輸出貨物，據十二月二十三日晨報載：

『據俄商業界之報告，昨日有大批俄木料，計共一百八十萬英尺，由瑞威輪船克郎納號裝載到滬。該項貨物，係中俄復交後之第一批進口俄貨，係本月十七日由海參威裝來者，將由本埠某華商代為推銷。……』在這復交伊始，俄商即能心靈手敏地將那第一批的俄貨運華傾銷，放着復交後貿易的先聲，這是我們應該充分

注意的！難道我們的商人，天生成比不上他們的商人不成嗎？

國民經濟生活，能否保持均衡狀態，實視貨物出口與入口的價值是否相等以為斷。我國年來到處鬧窮，固有其複頹的原因，而出口與入口貨物價值之懸殊，實係一致命傷！據海關報告，去年入超達五萬二千四百零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九海關兩，為歷年來入超之最高額。又據實業部國際貿易局民國二十一年第一季第二季貿易報告，估計本年入超，總計至少在六萬二千萬以上，超過去年更甚。這種驚人的紀錄，即證着我國貿易輸入的數額遠超於輸出。然而這是總數的統計，若單就與俄國貿易論，却又占着出超的地位。這是良好的現象，僅有的光榮，所以以為對於運俄的貨物，應特別加以研究，改良，利用這復交的時機，極力發展。同時希望國家能採取保護政策，藉挽虧漏於萬一。

臨了，我們又想起一件傷心的事來，就是我國輸俄的貨品，全仗黃荳，荳餅，……等物為大宗，而該項貨物的產地，東三省實占一重要的部位。然而現在的東三省究竟怎樣？山河易色，國非我有！對於該項貨物的輸入，當然有驚人的減落！所以今年雖與蘇俄恢復邦交，怕將來實際收得的貿易銀兩遠遠遜於去年哩！ 一九三二，一二，二二。

明 聲

賠款與戰債問題一文的續稿，本擬即在本期刊載，奈該文作者近日因忙於事，無暇握筆，致累讀者們過久的期待着，深為歉仄，決在下期繼續披露，尚希鑒諒是荷！ 編者



衝突

余 甦

上 部

是一個幽默的月夜，他踏着自己的影子，穿過一座竹院，直向她的臥室走去。年老的伯母，沉浸在黑甜之鄉裏了。

她的臥室，這靜夜的廊廂灑滿了月亮的光輝，就如水晶宮殿一般。從廳堂裏傳來的伯母的噉聲，和四圍紡織娘的鳴絃相應，奏成了一部山中的幽婉的交響樂。她正斜靠在窗上，對着月低唱一種不知名的歌曲。窗外浮浪般的竹影掩映在她淺江的短衫上面。髮兒隨風微微飄動；因為月的反射，在她的頂上，彷彿罩着一層白霧似的。朝着窗外的半面，更如銀幕上的人兒一樣的蒼白，已瞧不出她的薔薇般光彩。就如曉院的梨花，又如萬綠叢中的一株銀杏。於是他疑心是已走到天台了，他幻想着洛水的仙姝，他憧憬着高唐的神女，這樣便使剛纔急於見她的心情，到忽然爲之壓抑下去，只是站在門外，貪婪地偷視着。在他的狂熱的興奮中，這美麗的精靈完全做了他的理想的小俘虜了。

「好一尊莊嚴的聖母呀！」他施着恐嚇政策。

「嚇呀！俊，不怕嚇死人麼？」她的身子像乳燕翻風，向上一仰，隨即回轉身來，用兩手支住窗口。在微曠的眼波中，同時含着幽默的笑意。

「對不起，請聖母原諒，小生委實來得幽莽也。」他作九十度的長揖，然後嵌在靠窗的一個沙發上。



上山歌

程大勇

——改上山詩爲新年號作——

上山上山向上跑，
一步一顛不足惱；
既有青藤亦有樹，
樹來扶我藤來導。

◆
木椿刺棘盡爲除，
衣破手傷何足慮？
只須向上努力跑，
此後便是光明路。

◆
神疲日暮少風光，
樹下且憩野花傍；
一覺不知天已曉，
撲鼻猶聞隔夜香。

◆
已費工夫一半多，
及時奮發復高歌；
且唱且吟且努力。

「這幾天老是瞎三話四，你看見誰是聖母？你看誰是聖母？」臉上是橫溢着處女的嬌羞嘴是翹着了。

「我現在所看見的便是聖母」。近於奸滑的笑。

「你看見誰？誰是你看見的聖母？」她的整個的身子嬌滴滴地湊近了，湊得很近。

「我看見——哦，不說了」。話收束得很快。支離而且飄忽地。

「我看見」她輕輕地模仿了一句。因為很近，這才看了她臉上的嬌放的蔷薇一樣的紅。「他看誰？快說出來」。命令式地追問着，恨恨地恨了他一眼。隨即嵌在對面的一個沙發上了。

「是的嗎？你要我說嗎？……」

「不准你說！沒有誰要聽你說——」她把兩指頭塞着耳朵，面孔斜埋在沙發的靠背上了。

「……………」

於是他們默然着——各人互擁着各人的心思默坐着。他們不約而同地低着頭，互為一種不知名的威權所桎梏。彷彿窗花，竹影，以至地下的一塊一塊的磁磚，都幻作了一羣的小姑娘在揚着小手羞他們，並且月兒也惱了，窺破他們的隱痛似的抽身兒沒入雲中。這在他正如一個非分的夢境的展開。的確，他沒有權力可以逗留在這樣的一個夢境中。對着表弟的未婚妻，相對在一個午夜的女人的臥室中，而講話又這樣溢出了應該講的範圍。

除了老伯母的嗽聲，和四圍紡織娘的鳴絃，恐怕滲雜在這廊廂的只有他們青春的花開坼的節拍了。她凝視着地下的磁磚，好像地質學家正在傾着思想的全力，等待一種新的發明。終於她的發明公開了。在他們的視線正打着一個對照時，她提出了如下的言歸正傳的論題：

「哦」猛然憶起似的，但充分地虛矯而缺乏力量。「你不是答應今晚教我的詞嗎？」

重來興致大如波。

◆ 最高處景最好，

昨日不到今日到！

二十二年元旦於上海。

渡 海

興 中

在這渺渺茫茫的大海裏，

駕着一葉扁舟，

風吹着船尾，

浪打着船頭，

搖擺得不停，顛簸不休，

眼看得遙遙的彼岸，

好像是神山仙境，

人世難求。

努力！努力！

張開了帆，

拿定了舵，

指定了方針，

鎖定了心頭，

向前進，莫逗留，

張博望浮槎遠到，

哥倫布大陸新猷，

趁此去，

同登彼岸，

任我遨遊。

於新華藝事。

「是呀」充滿了近於掩飾的音素。「我到幾乎忘了，我正是爲着這來的呢」。他沈吟半響，望了望剛從身軀裏衝出的月亮，隨即把左腳交上自己的右腳，做出很從容的神氣。她笑容可掬地，掠了掠頭髮。

「靜，您在朱淑貞李易安的集子裏最喜歡她們的那段音？」

「我不懂，我要你教」。

「又在笑話」。

「誰笑話？是真的」。完全是小姑娘的神采了。

「人家說『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是李易安一生藝術的污點，這話是不錯的嗎？」她在羞澀中含着莊嚴的意味發問。

「錯了，錯了。只有像您這樣進士的小姐纔適宜於發生這種思想。陳腐的思想」。

「人家還沒有下判斷你怎麼就批評人家？我不相信你舉人老爺的公子，便是生成的新人物」。

「哈哈，我到不相信聖母也怪會挖苦人」。

「不要儘在題外兜圈，苦惱我這個問題來」。

「我以爲易安所以千古不朽的正是因爲這兩句千古的名句。不過腦筋太舊了的人，是不贊我的論調的」。

「人家的腦筋到不舊」。聲音低到含有一種引誘力的低。她汪汪的眼波，對着他嫣然一笑了。

「真的不舊嗎？」狼一樣的貪婪的眼監視她的回答。

「不舊！怎麼樣——」一種做作的倔強，她低頭撫弄她的衣角說着。

「那末，我背一首絕妙好詞給您聽，願意麼？」

「您背罷！可不許罵人」。一種做作的高聲。

「決不」。

「誰做的？」

「道德先生，古文大家歐陽修做的」。

逝去的青春

柏 臣

逝去的青春呀，
你往那兒去了？

我豈料夜在尋求，
我向夢境中顛倒，

你隨江流東去？
你隨紅雨飄飄？

◆
可愛的青春呀，
你往那兒去了？

天上？人間？
山巔？水邊？

◆
問遍了片片飛絮，
不會見你半點芳蹤？

◆
寶貴的青春呀，
你往那兒去了？

明珠萬斛，
黃金千錠。

◆
願贖你半絲，
願買你一線。

◆
逝去的青春呀，
可愛的青春呀，
寶貴的青春呀，

「您願意聽嗎？」他把沙發更移她些，不，緊貼着。

「……沒有聽見似的，依舊弄着她的衣角。」

「您仔細聽罷，調案辭蓬萊」他說着，勇氣伸張了，強烈地握着她浴在月光中的手。她沒有反抗，好像靈魂已失去了主宰似的。面部的薔薇的紅暈，一陣陣地浮泛。他們忘了一切了，也許他們是由心印而迷醉了。他不知道已經站在罪惡的門前。而曼聲地吟着。

「見羞容斂翠，嫩臉勻紅，素腰婀娜。紅藥欄邊，惱不教伊過。半掩嬌羞。語低聲顫，問道：『有人知麼？』強整羅裙，偷回眼波，伴行伴坐。更聞事還成後，亂了雲鬢，被娘猜破；我且歸家，你如今休呵。更爲娘行，有些針線，悄未收羅。却待更闌，庭花影下，重來則個。」

他吟得異常清晰，差不多，每個字都各擁着一段柔情直向着這少女的心房掃射。

「好不好，您聽清楚了嗎？」手握得更緊了。

「……」回答是把臉斜埋在沙發的靠背上。

這時微風吹開了她的裳衣，月兒照着她的冰肌，這綠窗雙影，臂相抱了，吻相接了；他們的熱淚化作了同情，他們的同情化作了熱淚，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肉體，他們的名譽，他們的身外的一切，統都不暇顧了，也不知道有一顧之必要了，一切都爲情熱的力量所克服了，忘記了，陶醉了，融化了，在這月明之夜。

下 部

「表兄爲什麼今天起得這麼早？」芸問。靜的九歲的妹妹。

「不早罷——」這使他大吃一驚。他覺得昨晚的事，都在芸這句話裏和盤托出了。不自由地漲紅了臉。其實馬上他就發現這句話並非有意。於不甯靜的心，纔像一個石子般，墜落到地下。竟不多講，走向花園裏去了。

你往那兒去了？

夜

盛馬良

晴空凝翠，
月兒明媚。

夜鶯低吟，柔曼，幽脆！

寒意浸襲，蕭瑟！愴悲！

寂寞的心靈啊！

溫馨的舊夢啊！

呵！寒夜恁愁！

呵！不堪回首？

依稀是以前瑩潔的明月，

仍然是曠昔幽默的晴天，

青春，從月光中溜去，

侶伴，在碧天的那邊。

◆ 碧翠的晴空，

◆ 嫵媚的明月。

◆ 清寒呀！日光！

◆ 傷懷啊！夜色！

夢見了她

S Y

勞髒在迷離裏漸漸的展開了夢境：
一個活潑明月之下，

時間一天一天的流駛，沈溺於愛慾之海中的他，於是在兩種矛盾之間掙扎着。一方面對於她，由同情而至於沉戀。因為她和他表弟的婚姻，並不是她出於主動的婚姻。他方面由沉戀而流入恐懼，因為她畢竟是表弟的未婚妻，社會上法律上知道他們的這一段浪漫的漠視禮法的關係，應該是處於一種什麼地位？他是整個兒支配在她的靈和肉的誘惑之下了。於是每當他在沉淪的當兒，只要稍微清醒一點，從波濤洶湧的慾海中，伸出頭來喘一喘那嚴肅的彼岸，便什麼禮法，名譽，道德……的明知不值一顧的觀念，都會化着成千成萬的短棒，向他迎頭痛擊着。他於恨不得把她忽然毀滅掉，而彌補他的社會上的固有的損失。愛她便應該救她，然而在這封建氣候咄咄逼人的環境，他的戰鬥的勇氣是太不夠了；惡她就應該絕她，然而正在性的煩悶的青春期的他，眼前的這嬌滴滴的人兒，忍心讓她像小鳥一般地飛開去麼？這真是不可解的矛盾啊！

但她也實在太可憐了。自從那天晚上以後，她對於他，只有羔羊一般的柔順。這無異對他已經挾着一種迫切的要求，要求他做她的救主。要求他做她的永恆的保護者。因為事實告訴他，大凡被壓於暴力下的人兒，所呼喊出來的求救的聲音，是再柔順也沒有的呀；於是他覺得自己的責任幾於與日俱加。這個薄命的人兒的生死，完全拴在他的手掌之中了。因此在每晚的性的疲倦的當兒，在無人的永晝凄然相對的時候，他總會攬着她熱烈地吻着，而且死一樣地傷感地說：

「就這樣過去嗎？我們的將來有沒有建設的道路呢？」

「我不知道，——大概也許永遠沒有的罷」。立刻就眼淚哭破她的笑顏。

他畢竟是個利己主義者，他有學者的述夢，他時常幻想着將來學成，國內著名的大學，熱烈地請他學術講演的盛況。而那時他一定要帶了他的如花似玉的夫人，和他一樣被請為講師的夫人，分坐在神聖的講壇的兩邊。下面是萬目睽睽望着這一對可以驕傲的學術結合的夫婦的羣衆。但是如——薛配麼？關於學問將來固可以造就，但是自己的妻即就是表弟的妻，不太侮辱了自己的學者的尊嚴嗎？因為她原是一個劣等的中學生的妻呀！除了性的興奮的一刹那以外的

踴躍地舞着了體態輕盈歌聲美妙的她
「我的愛呀！」

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請求你，

請求你把那純潔的赤心，

展開來！

請求你把那熱烈的鮮血，

沸騰起！

把你那純潔的心

照遍宇宙，

把你那熱烈的血

洒遍人間。

拯救出流離顛沛的同胞；

鼓舞起徘徊道左的青年。

同來打碎鐵鍊，

一齊衝破黑暗！

我在天際的月宮裏等候着，

為你安排着盛筵！」

雪

漪漣

撒撒，你這白鹽沙沙，

飄飄，你這棉絮朵朵，

我將怎樣地為你贊嘆！！

因為你是那麼純潔而冰清；

滿似皚皚的白銀藍一般鋪地面。

你有蔽疵之長，

終乏永恆的駐紮！

，這個思想是整的支配了他。在這種支配之下「薛，我們的妻，無論如何要儘我們的力量秘密纜好」的話，會使他的喉嚨地飛迷出來。

「我嗎？你可以放心。」——但是你呢？」她總是這樣落落回答。

的確，他倆的事，在第三者面前並沒有半句縫。而且每當有人提出她時，他必盡自己談話的藝術，冷淡地表示對於她的路遠。她在第三者面前提起他，當然也一樣。但這人們面前——凡是注意他倆行動的青年人的面前效力却等於零。有時反而因為這種不自然的掩飾引起人家進一層的懷疑，和進一步的偵探。月亮給罩着一層薄薄的雲紗，人們並不會相信雲紗裏面真有月亮的。掩飾的效用如是罷了。

「蜜絲特白！薛女士請你回去」。果然一個好頑的朋友一次作教正金地這樣地對他說。他覺他和他背地裏的行爲都給這朋友一眼看穿了。他以為這簡直是恥辱。公開宣佈他人格破產的恥辱。他十分後悔着，他認定十餘年來錦繡的聲譽，完全爲伊而犧牲了。他恨自己的意志薄弱，而這巨大的缺憾，已經沒有辦法彌補着了。

自然這種憤慨畢竟是微弱的。只不過沒看時，對於人們嘲笑的自然反應而已。等到一見着她的嫵媚的小面龐時，便什麼都在記憶之中消失了。恰如一隻乳蝶，被撫摩在大自然的溫柔的手掌之中。

她對於他的要求，一向是義務地的忍受的。但自私的他，無壓的他，能夠滿足的嗎？不，不但不能滿足，反而引起他的一種平凡的厭倦。他覺得刺激太不新鮮了。他們有時偎倚在月亮照着的像霧一樣的珍珠羅的帶裏。被死樣的性的厭倦撫摩着的他，往往因爲她的冷香的紅唇湊上時，而給以嚴峻的拒絕。

「今晚你不先要求我時，無論我如何不再主動的了」。他伴怒着說。而她自己滾着熱淚，倒在他的懷裏了。於是他吻着她的豐腴的全身，頰部，胸部……直至她忙於遮攔而呼痛。他勝利了。因爲她已經服命令而主動了。

「你們男子是一條得寸進尺的變態的蛇。你們是女人的暴君，在興奮時，恨不得一口冷水把人家全吞進去」。

你能助我藥寒，

愧無禦陽的威強！

旭日高升時淚沾襟衫，

晶滯淚泪分終於幻化，

撒撒，飄飄！連綿永朝；

願你的輝煌遠燭扶桑；

冀你的消寒警惕東隣的鐵腸！

一九三二，一二，二三於杭城。

淚 痕

靜 壯

我於凄昏的陰天，

兀自抱了一束鮮花，

踽踽地向那寂滅的途中踏着步，

揚起了悽然的飛沙；

落下了斑斑的血淚，

污弄了香潔的鮮花。

飛鴉喳喳，

叫碎了我的內心，

我的內心粉碎亂如麻！

斑斑的淚痕呵！

是凄苦之流的回潮？

是甜蜜之果的萌芽？

憔悴

沈 暉 時

命運磨爛了我底心，

「那末，你們女人不是世界上最虛偽的怪物嗎？處處總處於被動的地位，而心裏却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她聽到這裏，直把他的嘴按着，撒嬌地擠在他的懷裏了。

當吻着擁抱着，或者電般的眼波的對流中，所浮現在他們臉上的，又何曾不是笑？但各人的心，都不約而同的默默地感到一種缺憾，一種在縹緲的未來的希冀中的不好言說的缺憾，也各有期待似的，相互地默不一言。他們是沉淪於不可解脫的愛慾之大海裏了。

在理性與愛慾的矛盾生活之中的他，對於將來也不是全然沒有計劃的，他決定在暫時的沉淪中撫摩現在，而在永恆的奮鬥中發展將來。他滿以為現在和將來是一條顯明不混的鴻溝。他認定鴻溝的那邊終將展開一片玫瑰的世界。

他們這樣興奮在沉淪中，不知不覺一個多月了。山中此時已經有了秋意了。下一個月蔣就要結婚了。學校的通知書已到，最遲下個禮拜得上學校去了。也許玫瑰的世界的展開並不遠罷。

厚 黑 學

淬 生

——新興的社會科學之一——

有一位老於世故的美國留學生對我說：『你們在中國的現社會裏，要生存，要活動，要出人頭地，須得首先對於「厚黑學」有精到縝密的研究，纔能應付裕如，左右逢源。我茫然了！我翻遍了所有的目錄學書，似乎都不曾遇着這個科學名稱！我於是祇得請求他解釋了！他說：『厚者厚面皮之謂也；黑者黑良心之謂也。厚黑學者專門研究如何厚其面皮與黑其良心之科學也。這是新興社會科學之一種，諸君如對此有深刻地研究，其為當代偉大人物也必矣』。予恍然大悟，唯唯而退。

風雨打傷了我底熱情；
憔悴一筆筆竊上生命，
青春再也奏不起幽韻。

孤零凍壞了我底靈魂，
罪惡吞掉了我底聰明；
憔悴一筆筆描上生命，
青春再也奏不起幽韻。

一九三二，一二，二〇於蘇州滄浪亭畔。

哭詩友

沈聖時

幽閉的歌聲，
從此跑開，
人間留着勞苦和平凡；
燭滅了一盞，
青空的雲彩，
為你織造悲哀！
喊吃麵包的我們窮的青年，
笑笑送你登天。

前 程

琴 聲

熱烈的血在沸騰，
高亢的喉在狂喊。
生存的苦箭，
緊緊的追逼在我們背後；
光明的大道，
坦然地展開在我們面前。
智慧的明月，
聰穎的明星，
照耀着我們的前程——
我們的前程無限。



武力抓破了桃色的夢

查君

是一九三三年的第一天，全宇宙，充滿着新的氣象。

××大學的十五號宿舍裏，只留着王子雄一個人在那裏。

子雄第三次拿起鏡子，照了照，那面臉，實在太黑了。在運動場上誰的臉愈黑，便誰先得到了光榮。但今天，他需要的是一張白嫩的臉。他擦上些孩兒面，並沒有掩沒他半分醜。頭髮是油光光的，分兩邊梳着，一條頭縫，清楚得好像劃上的粉筆線。他希望人家注意到的，是他的美髮。「用黑領結呢？還是用紅領帶？：今天是元旦日，應該用紅領帶。」他結上紅領帶，向鏡子又照上半天。踏進會場，幕是閉着，上面的六個金字耀着光：「元旦慶祝大會」。離

開開幕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人確已擠滿了。子雄從第一排走往最後一排，從最後一排走往第一排，不見一只空位。不少人站在後面當屏風。他深悔來得太遲了，站着看，足足要三四個鐘頭，那他認願往中華棒球場上去比賽足球去。

「密斯脫王」。子雄聽到有人在招呼他，回轉頭來，望着他笑的是密斯張。

「這裏有一個空位」。密斯張說。這在子雄是意外的獲得，當然接着是意外的歡快。那密斯張，瘦瘦的身材，今天打扮得特別漂亮，波浪式的頭髮，兩頰紅紅的，穿着一件粉紅的長旗袍，領是高高的，袖是短短的。

密斯張在××，是一個紅人。「謝謝你，密斯張」。子雄把坐位上的一件短大衣遞給密斯張，大衣的領一撮比草茵上的雪，還白還軟的甚。

「是你的？」

密斯張沒有回答，現着一口細白的牙，嘴上塗有過分的口紅。

「今天的節目倒不錯呀！」子雄想：總得有句話來講講，才見得親密。

「是的，聽說表收之的酒後很不錯。……一鐘點了，還不開幕，真討厭，我來了差不多要一個鐘頭了。」

子雄想起密斯張在那天舉行師生交誼會的時候，曾經主演過一齣生之意志，得到不少同學的捧場。

「密斯張，為什麼今天沒有你的節目？你能演很好的白話劇，真是一個有天才的人。」

「我不能說純粹的北平話，我真恨。」

「今天還有少女歌舞團的歌舞哩！」

密斯張微微的笑了笑。「你還喜歡看電影？」密斯張問。

「是的，你呢？」

「我也喜歡。我想每個大學生都喜歡罷？」

「明天巴黎戲院的一張片子不錯」。其實，子雄並沒有注意過報上的電影廣告，但巴黎他是常去的。

「南京好」。

「我們明天一同去好嗎？」這話，子雄是放大了胆說的。

「……」密斯張用笑來代替了回答。

這在子雄又是一個意外的獲得。但他想起了一件事，便是家裏至今還不見有掛號信寄來，討錢的信，有過三四封到家。明天只得又要向老李商量借五塊錢。隔幾天還須買一二件東西送她。……

「是誰？」密斯張從地上拾起一只紙團，對子雄笑了笑。

「痛了嗎？」子雄心頭湧起一股火。

「還好」。密斯張輕飄的笑，把子雄的火氣熄滅。

「哎喲」！密斯張突然的跳了起來，一團紙團從她的頭髮上滾下來。

子雄再也忍不住，回頭來看見那個戴眼鏡的傢伙正對着他笑，這笑增

加了他的努氣，他奔過去，抓住了那傢伙的衣領。

「誰叫你拋紙團？」子雄恨恨的說。

「是誰？你不要認錯了人」。沒有一個大學生能忍受在公衆面前的侮辱。

「不是你又是誰？我見到你的」。

「是我便什麼？關不到你的事」。那傢伙挺了挺胸。

「老子打你便什麼？」接着，子雄向那傢伙臉上便二下耳光。

全場起了擾動，有幾百對眼睛注意着這武夫。

「打！打！打！」

「打！打！打！」

子雄捏着拳，又想用力揮上去，給人勸住了。

那戴眼鏡的給人拖去了重圍。台上的主席高聲的喊着：「請坐下！請坐下」。

幕開後，表牧之的酒後，少女歌舞團的歌舞，一節節依着節目單演下去，會場中沒有一刻安靜過，不是掌聲和電雷一般的鼓起，便是異口同聲的「再來一個」。

密斯張自始至終不作聲。散會的時候，密斯張匆匆的擠出人羣，和潮水般的衝出會場。一溜煙的回到女生宿舍去了。

子雄的心頭，有一塊鐵重壓着。他懶洋洋的踏進宿舍，只見老李一個人埋在書桌上寫信。

「老李，什麼你沒有去看？」

「我看完了少女歌舞團的歌舞便走了」。老李依舊不斷的寫着。

「那穿綠旗袍的真好！」老李接着很興奮的說。

「真好！」

「喂！老王，剛才你為什麼同人家吵起來？人家在說你壞話哩！」

「那傢伙，真不是東西！誰叫他拋紙團？簡直是搗亂秩序？」子雄想起這事，免不了湧起一股火氣。

「老李，明天還借五塊錢」。

「沒有」。

「謝謝你，明天我有用」。

「什麼用？」

「到外邊去」。

「那裏去？」

「南京看電影」。

「同那一個？」老李停下筆來笑

了。

「同……」。

「密斯張」。

子雄點了點頭，他想這件事無論如何是瞞不過老李的，何況他剛才在場看到密斯張坐在他旁邊，和他講話。

「老李，你認識她」。子雄想起老李也是蘇州人。

「有一點認識。一次，放了暑假回蘇州，在火車上我們碰到了，便互相招呼起來。她的家離開我家並不遠，聽她自己說，家裏只有一個母親，父親在三年前逝世了。老王，她已訂過婚」。

「真的」。子雄瞪着一雙眼。

「但在她父親逝世後，她自己提出解除了婚約」。

子雄慣聽老李這種話，但終於下意識地笑了起來。

夜間，子雄做了一個夢，夢見密斯張和老李挽着手在兆豐公園裏走，一路談着話，看到他，兩人便加緊了速度。子雄奔上去，抓住老李，老李睬也不睬他，密斯張連望也不對他望一下……

東方剛透白，子雄起身了。老李

沒有醒，半條被落在地板上。子雄想起夜間的一個夢，自己笑自己多猜疑。

「王先生。有一封信，是女宿舍茶房送來的」。子雄正在打一個花領帶，茶房送上一封信。

「女生宿舍」，這信定是密斯張送來的，他早預料到了。

他從沒有這樣的歡樂過，今天有一個美麗的姑娘陪着他走進戲院。戲院裏有不少人認識她，也有不少人認識他，對着他倆招呼。

拆開信，落下一張小信箋。

子雄先生！

我真過意不去，因為有人向我拋紙團，便罵了你。我知道你那時火氣太甚了，以致和人家爭論起來，其實，叫他賠一聲不是便算了，何

晨曦從窗口溜去

這是一個禮拜天的早上，陽光已照進了十八號宿舍的窗口。老章老成老汪老毛老阮，因為禮拜無課，落得受用，誰也不肯先起床來。一面更爲着要喊李媽打臉水，這小小的差役當

必動武呢？

本預備明天和你一同往南京戲院看一張新片子的，因為想在明天早晨回一次家，不能奉陪了，請原諒我罷！

張麗麗元旦日夜

子雄知道桃色的夢散失了！當然，密斯張的「明天早晨回家一次」，是托故。最氣的，他和人家反臉是爲了她，現在她反而厭棄他……

「老王，五塊錢拿去」。老李遞給他一張鈔票，自己整理了一下被褥，反轉身。又尋他的好夢去了。

「回來時，也得帶一盒衛生園的糖果請請客。不要只是買給密斯張」。老李補上了這一句話。

子雄氣得說不出半句話，呆呆的望着窗外的彩霞，千變萬化。

+

★

然不是公子們樂意幹的，尤其要賴在床上死睡覺，大家懶得不耐煩，總要找些關於女人的事來談，從皇后談起，一直談到廚房的女兒爲止，差不多是夜常便飯。可是今天不同了，大家

談話的中心只僅及於GNS三位蜜絲了，這是他們新近認識的同學，老汪說：「蜜絲G在他們三位中要算她最漂亮，人也最莊重，我真歡喜她，不知她對我如何，看來是歡喜我的吧？」

「你不要做夢，她早與老成有關係了，前天老成在咖啡店裏請她的客，我是親眼看到的。」老章帶笑的說着。

老成把頭伸出被外向着老章假裝發怒的神情說：「老章！你不要眼花，我前天晚上與老周到四馬路買物事，九點半才回來，你不信可問老周去！不要信造謠言，我不答應的！」

「哼！哼！老成，你和誰說鬼話？張天師面前也要畫起符來，豈有此外！我昨天問過那西憲，他說得明明白白，她穿黑大衣，鵝蛋臉，高跟鞋，還鑲了一只金門牙，起先坐在第四席，後來改到第七席，吃了一雞一湯四只香蕉，不是G是誰？你還要懶，哼！臉也勿要。」老成的西洋鏡被戳穿了，也不好說什麼，只得躲在被窩裏笑。

老汪接着說：「如此說來，我只好向N進攻了，我愛她那一張小嘴，N起來到很有趣，哈哈！」老汪打俏皮地笑着，「不行；N是我的用，她對

我很有意思了，你不要來倒蛋」。老章彷彿急煞快。老成不慌不忙重新把頭伸出被外來發表宏論：「N也很愛我呀，她對我說了許多話，體貼得很，還告訴了她的身世呢，這不是她和我很有關係的證明嗎？……」話沒有說完，鑽在被底的老毛，此時却也伸出頭來了，他先喝了一下，「老成！你要幾個的？有了G還要得寵望蜀，太豈有此理！我費了九牛二虎之

天 堂 與 地 獄

跨 雲

失蹤已久的秋，居然還在人間；美麗的容顏，輕盈的體態，雖還不減當年風采；可是已沒有從前那麼嬌憨活潑了。行過熱烈的握手禮後，搶着訴說彼此別後的景况。靜聽她的陳述，我才知道她在一般朋友們都疑她失蹤的一年中，經過了無限風波，飽嘗着人生苦味。直到最近，她纔解除一切桎梏，重新走進樂園，度那使人永遠留戀豔羨的學生生活。

「雲：假期已滿，我沒法和你又聚了。今晚三時，有船我決定回去。不過，你的學業，是告一段落了，此

力，才把基礎打好，這幾天N才來找我，她還托我做了三種試卷，你這一來，我不是白費心事嗎？無論如何，N許得讓我進攻，不然用武力解決也行」。自恃有幾斤蠻力的老汪，立刻贊成用武力解決，嘴吧喊着「決鬥！決鬥」。準白臉老成，他是沒有力氣的，極端反對，老章也附議着。窗口的陽光，於他們糾纏爭鬧的喧擾中，從牆壁上銜枚捷走般的溜過去。

後的計劃，究竟怎樣？伯勞飛燕，後會怕很難期吧？相會後的第三天下午，她含着滿眶熱淚，很慘傷地說：「來日方長，會期正多。何必說那些喪氣話？爲了你的前途，我不敢留你多住。晚上就到那裏去快樂一下，然後送你上船，也算是臨別紀念。你想好嗎？」我強忍住難情裝着笑容對她說。

「也好！」她淡淡地說，接着一聲長歎。

「那末去看跳舞好了。你是很愛音樂的，我雖然不懂，却很想法欣賞

一下。不久或許離開上海，怕要愈加沒有去的機會，今天就陪你去一趟，也得飽飽眼福。而且你要在二點鐘上船，除了舞場，委實找不出其他相當的去處」。我發表自己的意見，徵求她的同意。

「……」她只點了幾只頭。

我的提議通過後，阿張阿王以及跳舞皇后阿曼都一致加入，大隊人馬，就在夜色迷濛中出發了。

一向在幻想中憧憬着的跳舞廳，今天竟給我實地看到了。五光十色的電燈，忽明忽暗，放着燦爛的光輝，會使人眼光撩亂。碧眼睛高鼻子的技師，奏着新奇的曲調，抑揚頓挫，不由人不萬種閒愁都消散。溫度表保持着六十度左右，暖洋洋地使人渾疑常在初秋時節。每當音樂在甜蜜愉快的情緒中向四座播送



——同濟、水產、復旦三校學生軍在吳淞檢閱。

，一對對摩登男女，握着手偎着臉，擁抱着狂跳；顯然地：他和她都在美妙的樂聲裏陶醉了。

驀然門簾動處，進來了三個穿着綠色服的童子軍。手中握着一疊救濟東北難民游藝大會的一元券，向那些

大少爺們兜銷。他們喝着咖啡，吸着茄力克，好像沒有看見；却不時回過頭來，老是和那些舞女擠眉弄眼的調笑着。

「先生！東北的同胞，正在冰天雪地裏，和猛獸般的日軍，浴血苦戰；需要餉械的接濟。為國家生存，民族光榮而犧牲的義軍遺族，啼飢號寒

，渴望着麵包和衣服。請慷慨解囊，給她們一些物質的安慰吧！」一個魁偉的童子軍行着敬禮，為民而請命。「不要多說了，拿一張來吧！」穿淡灰色西裝的少年，現着不耐煩的神

氣，摸出一束鈔票，揀出一張壹元的，望桌上使勁的一擲；換來的那張入場券，隨手遞給坐在旁邊的舞女說：「送給你」，算是報答她那回盼的厚意。

「謝謝大少爺；送這樣寶貴的東西給我」。她又報他一個帶有鄙視意味的媚笑。

「支那人畢竟……」隔座的兩個倭鬼，露着狡猾輕蔑的微笑。其中一個，只說得這半句，給他的同伴做了一個鬼臉截住了。

「Boy！來半打香檳酒」。剛纔那個穿着淡灰色西裝的少年，數了十多張拾元的鈔票慷慨地交給侍者。

「走罷！再坐下去要氣死了人」。我憤然立起來。他們回轉頭來，向我惡狠狠的釘了一眼。

「時候原來不早，我可上船了！」秋也立起來，披上大衣。

時針正指着二點，確實是夜闌人靜。霞飛路上，除了黃包車夫抖擻地拉着空車來往外，靜悄悄地不見半個行人。大公館的門前和大商鋪的簷下，做了叫化子們的臨時寓所。走上輪船，只見統艙內甲板上和

夾弄裏，橫七豎八都睡滿了人。一陣陣的臭氣，薰得人發嘔。小孩子的啼哭聲，夾着老翁老婦的呻吟聲，鬧得嘈雜不堪。三五個小販，穿了一件單衣，赤着兩隻腳，提高了嗓子，來來往往，叫賣着夜點心。回想跳舞場中的載歌載舞，幾疑從天堂謫入地獄，

阿黎給我們香蕉吃

天 閑

誰能相信這都是屬於現階段的同一社會呢？

呼呼的北風，應和着奔騰澎湃的怒潮，從嗚咽的共鳴中不時發出巨大的哀號。這是大自然的音樂，只有船艙內的人們，纔得欣賞消受。

「喂，老陳！你看到沒有？」
陳松濤剛跨進三百十七號宿舍，

楊祖漢就這樣的問他。

「什麼？我不會看見」。

正在埋頭著作的張長庚，聽到老陳說是沒有看見，急忙站起來，不待老楊先說，便笑嘻嘻的搶着報告他們所發現的新消息：

「蜜斯黎的玉照今天在報上刊出了」。

「什麼報上？」老陳聽了，就笑着問。

「時報畫報，並且下面還註着『××學院高材生黎××女士』一行頭銜哩！」

老陳聽見蜜斯黎的照相在報端刊

出來，立刻暗想着老嚴這次可不能再請客了。

「好了，那我們今天可以敲他一下，至少要他拿點出來吃吃」。

「不錯，他此刻並且一定在阿黎那裏，等他回來，我們嚇他一下。他自己自然會得招供出來」。

「曹操曹操，馬上就到」，湊死的老嚴恰巧走上樓來。老陳連忙接到樓門口去，

「老嚴，這事於你與有榮焉」。

「什麼？」

「她的照片登出來了」。

「與我有什麼關係？」

老嚴每次到阿黎的宿舍中去，總是要把她的小影拿來看看，並且說她

拍得如何好，姿勢怎樣對。可惜只因是新近組織文藝研究會，才和她認識，不好意思即明白啓口向她要。今天既在報端刊佈出來，他雖然口頭上否認與阿黎的關係，自然心裏却也暗喜萬分，我們從他面上堆着的微笑中可以理會得一大半。

「既然沒有關係，那你此刻坐在她那裏作什麼？我們推進門來看過，你還騙死人嗎？你莫賴，快些請客，香蕉橘子隨你的便」。

「如若不請客，那我們不客氣，明天就把她的相片剪下來和你的相片拍在一道，拿去刊登，不要怪我們惡作劇」！

老楊和老張的騙嚇手段，委實可給幾個藉點，老嚴終於承認了。——不，即使不如此，他今天也很情願請客的。

「不錯，門確是有人來推過，好好，我拿出二毛錢」。

老嚴一邊笑一邊從袋裏取出二毛錢放在桌上，老陳跑到扶梯頭喊着：

「李媽！李媽！——買香蕉去！」

老牌君子的變態

柏 臣

這幾天來，N君的態度突然改變了。也沒有說也沒有笑，只是呆呆地坐着發悶，一反了他固有的常態。C君曾幾次的探問他，依然呆着不理。有時將眼皮向上一翻，好像表示一點微微怒意，但是剎那間仍然恢復他的發呆。有時他的眼睛也會濕漉漉，含上一眶淚水，然而始終沒有說什麼。晚上呢，終宵反側着，或是在睡夢中發了許多囁語來。

L君是N的唯一好朋友，他倆的心事從來不相隱瞞，有時N有困難的問題發生，L總是盡心給他解決，可是這一次L用盡了方法，也沒有問出L半點真相，好似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原來N君是公認的老牌君子，絲毫沒有染着時下少年的習氣——談戀愛追求女性——他也不愛打扮，他的裝束總是很平凡，有時一雙皮鞋會一兩個月不去擦牠，鞋尖的紋皮已微微發白，他依然穿着，他那一條領帶，足足用了滿四個月，也沒有燙過一次，洗過一次，領根已沾上一層光可

鑑人的油污，他的頭髮總是蓬鬆着，有時也將手指代着木梳，向上而掠一掠，好似已平坦伏貼許多。自從前兩禮拜以來，頭髮鞋子都亮晶晶，他那從不擦雪花膏的臉，近來也抹上雅霜。並且薄薄施上一層牙粉，雨後春筍般的小鬍子，從前總是如草地般養着，現在已刮得寸草不留，他的精神飽滿，有似無窮地快樂。F問他為什麼愛起裝飾來，他只深深地一笑，也不回答也不說什麼。啊！曾幾何時，為什麼又變了如此呢？

S女士是本學期進來的一位新生，雖然說不上十分摩登，却也在準摩登之列。她那一雙秋水盈盈的眼睛，真有勾魂攝魄之力，她那櫻桃般的小嘴加上一層鮮紅的胭脂，煞是有趣，不瘦不肥圓圓的臀部走起路來擺動得很是勻稱，微突的乳房襯在旗衫裏面

，更令人神魂顛倒。總之地一切的一切都能引起如餓鷹般的男士分外注意。有的寫信給她，有的在對面獻殷勤，有的找人介紹，有的……可是終因為她是新來的，不明瞭她的情形，一切進攻方法都失去效力。

N君因緣時會，因為某種外國語與S女士同班，而且巧得很座次就在她的後面，S女士對於這門功課，是疾首痛惡的。然而因為他是必修，也得敷衍，N對於這門功課却是專長，於是因搭訕而認識，因認識而請教，他倆認識的程度與小考的時期正比例的進步。N為她忙了一切，預備了一切，N居然做了八號宿舍的入幕之賓。所以那幾天有着無窮的快樂，終日笑嘻嘻。

幾天甜蜜的光陰，飛也似的過去，小考完了，他倆的愛，不知怎的也由沸點而下降，而冷淡，而……討厭了，他還那能不變態呢？

短命蠅子幫你們的忙

立 之

散了課，大隊人馬走進了B飯館，圍滿一桌，點了葱子炒蛋，回鍋肉

，……等八客。談着最健的老丁從校內的政治活動，談到吊膀子的變事。

「快點！等了許久，菜還不來？人家面子大些嗎？媽的！」B君等得有些焦急了，拍着案大叫起來。

「不要罵人，先生不是媽生的嗎？大師父來不及哩！」

「不要囉嗦，菜拿來算了！」C君想避免衝突十分緩和地居中調解。

「退飯票！沒有菜來，媽的！」B君愈加不耐煩，用激烈的態度對付老板娘。

「只有買票，吃飯，沒有退票不吃飯。」

「你們這麼慢，做媽的生意，撕票！」B君怒目相向。在怒意中也頗希望老板娘屈服，說幾聲生意話。

「誰叫你不早來？頂好撕一百張，於我何干？」

這倒使B君有些爲難了！不撕票，似乎有失尊嚴；撕了，損失的是自己。……哦！畢竟感情戰勝了理智，片片的碎票，瞬息間紛紛地由C君手中落下，大隊人馬跟着擁了出去。

……
「先生，好久不見，爲什麼許長時間不光臨？」D飯館老板娘，嬌聲嬌氣的問。

「老板娘生意好，客人多」英雄氣短，被鶯聲征服了的B君，微笑着打情皮的說。

「不要打糊，先生吃什麼菜？」老板娘忸怩着問。

「隨便，只要快點好了。」

不到十分鐘，菜滿一桌大家都笑逐顏開大嚼大嚙起來。

「菜不夠了……肚子吃不飽，怎麼辦？還是再添一只吧！」S君急急快的說。

「何必呢？真笨！掉一個槍花，不名一文，菜自然來了。」C君朝邊面來低聲的罵着。

「這是流氓的出手！」我們讀書的人，總要一些人格！」S君似怒非怒

的報復。

「那麼，你請客！」B君追得更緊。

「三……一三十……一，誰不揩誰的油？」G君插了一句嘴。

「喂！怎麼菜裏有蠅子？叫我們吃死嗎？太不講究衛生，到衛生局去！」U君在侍者的袖子上拉，裝起大有非去不可的模樣。

「先生，好說，短命的蠅子幫你們的忙，換兩隻吧！」

他們聽了侍者末後的兩句，不免又泛起了些怒意。可是接着的是一陣慶祝C君成功的歡笑，一切的一切，都在勝利的得意中溶解了。

如果我做教育部長

嘉庚

正午的陽光，被對面的屋頂遮掩了；離窗口較遠的幾隻坐位，反映着異常的幽暗。除了赤褐色猴面式臉孔，鼻樑上架起一付托立克的T教授，

口講指畫，南腔北調，唱着保媽式的催眠歌外，一切都在沈默寂寥中輪着。

「喂！快下課沒有？——真討厭。」上了四個鐘頭的課，感得異樣困倦了的C君，伸着懶腰，打着呵欠，揉着眼睛，隱隱朦朧的問。

H君手臂一伸，一隻長方形鋼表上的長短針正好交叉成九十度的直角「還有一刻鐘」，這樣的應了一聲又翻

閱社會新聞，電影新聞和小報去了。

「噓，噓……」的下課聲，迅雷不及掩耳般的衝進耳鼓，出於C君意料之外，於是向着H帶着罵聲的說：「見鬼！那個垃圾桶裏掏出來的爛污表！一刻鐘，豈有怎麼快？會飛了！」

「什麼？昨晚，由跳舞廳回來一秒都不差，這一定是聽差聽錯了。」H君一面辯護，一面收拾福爾摩斯金鋼鑽和情書一束。

響了一陣雪索聲，接着就是嘈雜的脚步聲，爭先恐後湧出教室，各回宿舍大休其息去了。

「昨晚的霸王別姬，煞是不錯，梅蘭芳真的名不虛傳，觀衆無不擯息靜聽，連針聲落地都可聽得；可想其魔力之大了。哦！我要去拜他做老師。名戲子撈錢幾多容易！」C君靠着棉被，擺着頭表示他的欽仰，發洩他的感慨。

「像一隻水桶樣的身材，嗓子如獅吼，那裏行呢？還不如拜我做跳舞師吧！」H君手舞腳踏的向C君說。

「真糟糕，每天晚上兩點鐘才睡覺，真事體莫名其妙的多，將來做起大人物來，怕一輩子不能睡了……」。N

君手打領結，板下臉皮憤懣似的自嘆自歎。

本來正在寫情書的L君，聽了這席話，把筆一擲，跳了起來，對N君有所補充：「本來可以多在床上享享福，可是教授不體恤我們，每課都要點名，缺的太多，又恐扣分；只好犧牲自己，空着肚子去上課，還有什麼話說呢？」

「是的，專求形式，不講實際，這是無聊！一個大學生難道不會自治？要他媽的逼進教室去！還不是依舊在教室打瞌睡，半個字都沒有聽見。所以如果我做教育部長，哼，不客氣，一定廢止點名，任學生自由。」m君搶着說。

「我絕對附議，並且主張立刻就請政府通令實行，來草一個長篇的宣言，老P，好嗎？」n君轉向着P

說。

「我從來，沒有主張……」

「不……可以，不點名也……要上課，我們青年的使命是讀書」養着一叢蓬鬆亂髮，穿一件墨跡油膩一場糊塗的國貨長衫，從來不問旁人事體的S君，到今天也得口吃的說兩句衷心話。

「放屁，真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讓你讀起書來，考狀元去。哼！」n君不管三七二十一，大罵起來。

「你……不要鬧，三中全會正在開，學……校都很危險，要……關門了。」S君保持極度的忍耐希望把空氣緩和一下。

「不管他，先解決民生問題。」H君開着宿舍門，搶先的向外走，接着的是P，C，L，在一陣扶梯聲中把點名問題打消了。

李先生眺望底序幕

琴韻

同學們一個個拿着筆硯踱進晨光熹微的教室裏來，滿佈着百多個座位的大教室，一霎時被擠滿了。今天坐位方式，和往日大不相同：今天座位

最受人歡迎的座位是後排，從最後的一排起，一排一排地坐到前面來；那前面的座位上，除幾位密斯外，空空如也，再也沒有一個人去光顧牠們

了。

一陣「來了？」聲浪過後，一個教務處職員，捧着一束試卷進教室來。他滿擬以號數作分卷的標準，「各冬各冬」，一直走近前排座位去，「怎麼前面十幾號同學都不到嗎？」不覺低聲地說出了這一聲。「名字喊出來！」後面的一位同學這樣地高喊着。於是將第一號名字喊出來，從最後排座位上起來的一位同學應着接過卷子去，分卷員大概也恍然大悟了，馬上採行了剛才發明的這個有效的分卷辦法，接三連四，唱着同學姓名，一個個走過來接過卷子去。分卷員做完工作，泰然地出去了；同學們的心靈深處，急切地表現着歡樂的情緒。「哈！哈！哈！」「哈！哈！」的聲浪，充滿了一大教室。

鐘聲響了，可怕的考試之神降臨了。在這一剎那間，彷彿每個同學都抱着一種抵抗精神，正似外兵壓境，不容不抵抗一下的模樣。

同時，也像是帶有某種冀求意味的屬吏歡迎着上司，其目的總不外乎要求得一個可能的方便。牠底總合表現，就是「哈！哈！哈！」的喝聲

了。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喝聲更加濃厚了，幾乎震破了教室，門開處，主試教授李先生進來了，從喝聲中證明了空氣愈見緊張。李先生登了講壇搖一搖手，「只要二十分鐘——只要二十分鐘！」嚴重的局勢壓迫他連連

蝶霜裏映着勝利的微笑

龍泉

這是舉行月考的一個早晨。時間尚早，大約離開打上課鐘至少還須一個鐘頭，但是同學們却「異乎尋常」的早進教室去了。並且，說得少一點，大約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學，在平時上課期間是不曾見過面的，所以你我都是個「相見不相識」。反正拿得學分是大家一樣，雖不相識又何妨呢？

打過預備鐘，差不多人都到齊了。頑皮的老張帶了半正經半滑稽的神情這樣提議着：

「我們不要考，×先生他自己說不考就不考，為什麼又要考起來？」

俗語說得好，「秀才怕歲考」，既有人提議不考，當然合脾胃得很，還有那一個會不贊成？

說了這兩句。他的意思就是說：「只要二十分鐘，便可完卷；決不累你們！……」喝聲真的沒有了，李先生就在那磨墨聲，低語聲，簌簌地講義聲筆記聲……聲聲相應的情調中眺望着窗外的冬景。

上課鐘打過後，×先生進了教室，一聲不響拿起粉筆就出題目，於是全堂譁然了！

「×先生！你自己說不考，為什麼又要考呢？」

「我沒有說不考，我的意思是教務科說可以不考就不考，教務科說要考還是要考的——原來教務科也不一定考啊，只因教育部不久要派人來調查學業成績，如果果不考，那又無法應付。並且考也沒有什麼，很容易的，大家馬馬虎虎考一下算啦。」

「那末請教務科包辦一下吧。為什麼自從那位連美國加入國際聯盟沒有都不知道的國際公法教授自動離職後，直到現在，離開放

假不到一個月了，才請先生來，並且又沒有發講義，也不會給我們指定幾本參考書……？」

「發講義也可以，我不是早已對大家說過，我原是很願專任的，不過只有兩小時，我是……」大家早已聽得不耐煩起來，地板聲，嘻嘻聲，轟然雷動。

一 課 『債 編』

第二課上課鐘打過了，E教室依然闕寂無人，約莫過了五分鐘。才依稀的見着幾位同學，挾着講義報紙小說，有的嘴裏咬着麵包，有的吸着煙卷，把頸子都縮了進去，懶洋洋地進教室來。

「老王，C教授來了嗎？」巴結得很，早等在休息室裏烤火了。『她媽的觀真討厭，只會讀講義，反正我們自己可以看，用不着到此地受徒刑。不過他也還自己明白，遲來十分，早退十分，總算他開我們的恩，徒刑兩小時打六折開釋。』

「老張！昨晚小妹妹的舞真跳得不錯，啊！她的兩條腿真夠得上稱為

「X先生！我們早晚得先生的苦心了，還是請先生早點決定吧！」

X先生定神一想，恍然大悟，雖是只有兩點鐘，可也不無小補，回頭就開始讀他的講義了。我們每個人的面上，於是也在蝶霜裏都映着勝利的微笑了。

鶴 齡

健而美，你為啥勿去？『我昨晚與老董在秀英家裏打牌哩！弄得晨光曦微才回來，連早餐都沒有吃』老董呢？『他睡去了，還沒有起床。』老張！今晚天蟾舞臺去嗎？梅蘭芳登台呢！票價很便宜，頭等只要三塊。『今晚我不能去，』為啥？『蜜絲汪昨天與我約好，今天到她家裏吃晚飯，也不知甚麼，大概總是門牌。』『哈！老周！我告訴你一個消息：前晚老趙老李瞞着我們打了一晚的野雞，昨天老趙已能起床，老李雖然能夠起來，但是機關鎗已出毛病了，今天要去打六〇六呢！』『哈哈，倒霉，』危險，這不是拜老毛做師父，常包一個，倒要好

得多，至少也清爽點，……」

托托托，C教授挾了皮包進教室來，一面打開皮包翻着講義，同時噴上先來幾句寒暄：『今天天氣真冷，氣溫只有五十二度，不過放假也就快了，哈哈！』微微的一笑，接着講義：『講義第二百五十二Page。三目讀務人相互間之義務，……若因應歸責於債務人中之一人單獨負責之事項所生之損害或支射之費用，即應由該債務人自負其責，不得令總債務人平均分擔也』，此乃此乃民法二八〇條之規定，明明白白規定……』悉索一聲，教室後角門打開了，進來一長一矮一胖的三位朋友，手裏拿着冊子，院長教務長教務員一同在後面。C教授的臉上，清一陣，白一陣。粗笨的聲調，愈見澀滯了。紅樓迷的老蔣，正看到賈寶玉結婚，林黛玉將亡悲痛萬分，有沒有好事者憑空闖進教室來，自然是不在話下，而况他是一千度的近視眼呢？看三國演義的老吳，正在七擒孟獲，眉頭一蹙一蹙，嘴吧似笑非笑，彷彿自己在那裏做着孔明，綽號普羅文學家老沈，正埋頭在那裏努力於著述工作。老孫老張都在那

裏看報屁股，搖頭擺尾的低吟着打油詩。總算老毛眼快手快，知道進來的總有些來歷，忙將講義打開，蓋住報紙。苦煞的是老張，只帶了報紙，忘記帶着講義，心裏有如熱臘澆腸，煞像一顆熱鍋上的螞蟻。老毛部署既定，趕緊偷偷地用手指觸觸老蔣的背，暗示着叫他注意，老蔣以老毛時常玩慣的，却是毫不介意。一次，二次，都是一個不理，老吳不愧是孔明，經老周在他手袖上一拉，橫眼一看，連忙收兵，將三國墊到屁股底下去了。全班總共到了十三人，其餘十一位

山 雨 欲 來 風 滿 樓

降 月

都注意了，只有紅樓迷與普維文學家，吾行吾素。急得教務長汗流夾背，臉紅紅的把眼睛放得銅鈴一般，站到老趙邊旁來，紅樓迷到此也彷彿覺得有些異樣，抬頭一看，才從「太虛幻境」醒來，忙把紅樓蓋了，普文藝家的大作却始終未曾脫稿。一長一短一胖的三位朋友，在冊子上畫了畫圈出去了，院長教務長跟着出去，教室中緊張的空氣，才隨着他們背影的消失而鬆懈。

「哼！取債鬼！天曉得！」

二二，一二，一。於江灣。

從教育部下了整頓全國教育的決心後，雷厲風行地派員視察調查；私立學校，尤為視察員注意的焦點。於是教授們不得不打起精神講書，遲到早退的玩意兒，很難給我們碰到了。上課鈴聲響過後，教室裏必然地齊整整坐滿了人，心不外向的聽講。甚至僕役們也都加勤了洒掃，桌椅地板，整日明亮光潔。所有人們的情緒，都呈着極度的緊張。誰知調查結果，

竟然出人意外的被指出了那末多的缺點。不消說：緊張的情緒，突變為恐慌的空氣了。

「先生！我們的學校，聽說要取消立案了，真的嗎？」

「教育部的視察員，指出了許多缺點。只要切實改革就與，取消立案這件事，不見得會發生吧？」

「假使不幸竟有這麼一回事，我們是死路一條！」

「據我個人觀察，決沒有這回事。萬一不幸而發生，教育部定有善後辦法，你們安心讀書好了，只要用功，何路不通？」

諸如此類的問答，變成爲每科的開場白。同學房裏的談話，也離不了這個問題。阿明曾因此哭了半天，餓上兩頓。事情是這樣的：

「教務處傳出消息：取消立案的指令已到了，校長想設法挽回，所以沒有發表。」慣會興風作浪的小鶯，挾着一本講義，從外面衝進來，睜大了眼睛。氣喘了地說。

「又來造謠了，誰信你來？」老成持重的文，毫不經意的地回答。

「信不信隨你們的便，我可準備轉國立大學去了。」小鶯撇着嘴，有點發怒。

「你聽那個說的？不會傳錯了嗎？」

「明的聲音顯然異樣了。」

「千萬萬確，別的事還可說，這麼重大的問題，都當得住玩嗎？」鶯更裝待一本正經。

「天啊！教我怎麼見人呢？」明一聲長歎，眼淚如珠串斷線般掉下來。

「哭泣中什麼用？我們準備轉學

好了！」我這樣安慰她。

「不怕你們見笑，我索性告訴明白吧！我的家庭，是毫無產業的，兄弟姊妹多，單靠着父母的終日勞苦，維持一家的溫飽。爲了我的快樂，家庭的幸福，求親拜友的湊了一點錢；將祖父傳下來的三畝地，也賣給他人，才勉強給我升入大學，苦苦挨到四年級，滿望明年畢了業，找一點事情；也可給父母爭口氣，分些擔負。那知命運竟是這般不濟，功虧一簣，教我有何面目回見江東父老呵！」她更哭得淒慘，有如巫峽猿啼。飯也不吃，書也不上，始終悶在被窩裏。

我們一面極力勸慰，一面着手偵查這個消息是否確實？學校當局取什麼態度？天啊！那知竟是有有人捏造的呢？！她纔囁然起床和淚微笑了。

「下次決不可如此，我的心都給你哭碎了。在全國的學生隊伍裏，和你處於同樣境地的，豈止萬千！教育部定會預料得到，又何必貿然下令停辦？設萬不得已而非停辦不可時，總有通盤計劃，妥善善後，決不至叫我們流離失所，無路可走的。你怎麼不澈底的想一想？」在全房裏處於領導

地位的老陳，很誠懇的勸慰阿明。明不住的點着頭，空氣又歸於靜默。忽然一陣鈴聲，大家都忙着尋書找

平民宮中

仙壽

平民宮者，S學院女宿舍也，位在四樓，居高臨下，威鎮全校。皇后，妃嬪，宮娥，校花，交際花，均居於斯，寢於斯，息於斯，自修於斯，關係密切，無以復加，惟以皇后輩地位之不同，性情之各異，生活亦有差別焉：L女士，每日抹粉塗脂，點唇燙髮，費時十占其三，會見外來使者，十占其二，草閱信件若焉。十之一

拉凡啞林，上課時間，反占其二，以是在課堂中，不常見其芳蹤。伊若一進課室，男士們均如中瘋，有拍手，有歡呼，有……全體舉目，表示歡迎，表示愉快，而皇后也，頻頻點頭，以示恩寵。美人善病，自古皆然，皇后何能出此例外？每病必臥，臥必竟日，與后有交誼者，必攜蛋糕，牛奶，果子露，……諸珍品以進；皇后無不笑納謝。C男士者，皇后備忘錄中之一分子也，身僅中資，臉尙小白，

筆，魚貫地走出寢室，一切的一切，都在分頭向教室前進的匆忙中恢復了常態。

精吹拍之術，且與后有霞華誼，探得后之病源，急購月月紅半打，象皮月經帶二條以獻，后大爲嘉許，從此恩寵有加，而后病亦若失矣。

交際花h女士，巧小玲瓏，笑臉迎人，擅長辭令；一聆其聲，一觀其色，莫不爲之傾倒，是以各團體中無不拉之加入，伊亦一一允諾，誠有夜接不暇之勢。時報記者，探得芳訊，急攜攝影機來，爲之拍照，刊諸報端，是以芳名更爲雀噪。A男士，年事已長，貌既不揚，亦思嘗此禁樹，因B團體之關係，得親芳澤，頻獻殷勤，無如h女士識人既多，毫不介意，因是A君恨恨於懷，計無所出，乃從謀士D君之策，用釜底抽薪之法，放一冷箭，原冀彼花加以青睞，不意弄巧成拙，逢彼之怒，本擬大興問罪之師，又無充分理由證據，不禁驚啼半白，L男士聞之，正擬代抱不平，

魯仲達W君出任調解，一場風波，即告平息，仍本言歸於好。聞A君事後，大為懊喪，飲食不進者數日。

校花W女士，美風姿；為人端重，不苟言笑，品學兼優，全校欽仰，性不好動，任何團體均不參與，誠如多刺之玫瑰花，可望而不可接，以是無敢問津者。然而動極思靜，靜極思動，人之長情。校花處於久靜之下，亦思一動，自為必然之事實。會鄉人P君D君有某會之發起，請W女士加入，女士諾焉。同儕聞訊，莫不雀躍為榮，女士因是得識Y君，從此咖啡館中，不時有伊爾芳蹤矣。惟Y君也，已嘆使君之有婦，亦疑W女士羅敷之有夫，兩情纏綿，若接若離。某日之夕，L君因某事之接洽，宴W女士於俄菜館，Y君D君均與焉。牛排魚片而後，繼之牛奶咖啡。校花舉匙嘆曰：「余不幸，諸同學中均疑余有黑漆板棧，或云已離婚，實則余未結婚，亦未訂婚，何來離婚？諸君知交，敢以奉告，暇希代解釋焉！」席罷各散，Y君俯首默嘆，若曰：「落花有意，其如使君有婦何！」

何所謂妃嬪者數有六：C，F，

C，m，E，S，諸密絲是也。其地位較皇后校花為低，較諸宮娥則過之，平日各擁宮娥三四，稱霸宮中，然而門庭冷落，未免妬火中燒，乃聯名向訓育處聲請，封鎖宮闈。訓育處徇其請，於是「宮闈重地，男生止步」

「日本政府」的年終總帳

沈雁

我們還沒有忘記了東北的半壁河山尚被獸軍強佔着，我們很深刻的記念着淞滬一八禍變的創痕，我們同時懷有「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信念，於是當開學註冊時，抱了高度的熱誠，很有興致的選讀一門「日本政府」學程的兩個學分。

選讀的結果，到現在足足半年了，使我們看到了這門功課就像看見日本人一樣，說不出的疾惡痛恨，這不是一是很神祕的一件事嗎？

當他第一次跑進教室來講授這門功課，半癡半呆的醜態表現在我們的面前，已夠使我們發笑。一口土腔土白固然沒有辦法可以使我們有一個人能夠領會，水平線般的粗澀的聲調，簡直像娘姨在劈松柴，更是噪擾得使

之虎頭牌高懸宮門，皇后、校花，交際化，均感不便，妃嬪等方以為妙計已舊，額手稱快，莫不喜形於色。不意往常出入宮闈之諸男士，採用無視政策，置之不問不聞，出入如故，妃嬪仍奈不待斯輩何！

每個人發悶。

如果你躲在窗外聽他點名，至少可以聽見七八十個「到」聲，因此你可以想像着教室中的濟濟一堂；當你竊聽得窗內像死一般沉寂，你也可以想像着學生們聽講的安靜。不過，我要向你要求，你切不可向窗內去窺視。因為你如果不肯聽從我的要求，你必然要發現一個意外的失望，那又何苦來呢？

這也是其中的一課：阿珍展開桃紅色的信箋埋着頭在寫，阿劍在偷看。老高老宋老何三個頭擠在一堆在開小組會議，老黃靠在一邊打瞌睡，老張一邊在吃花生大王一邊在看時代青年中的學校生活。我無聊，低聲地在數着教室中聽講的人數，——十一，

十二，十三。——哦！十三。他呢，他依然在『像娘姨劈松柴』。

我惱了，老吳却表示憤慨，撕下一張拍紙，馬上這樣的寫：

××『教授』(?)惠鑒：

如果可能的話，在你的妻室兒女不受凍餒的範圍以內，你是不妨自動辭職的。……

『好了，那又何必呢？』我隨手就把牠搶了過來。

『不要渾帳，不表示一下是不行的，快拿回來』，老吳更有些忿然的。

在開小組會議的三位朋友，一齊向我們釘了一眼，老吳纔停止他的反攻。

又是一天，教室中坐着了我們九個。他照例讀了一遍名冊，我們照例喊了七八十個『到』聲，他大概有點自己莫明其妙起來了，居然也想宣傳一點主義。

『主張與批評，你們看到過嗎？』他這樣的問。

『主張些什麼？……』

『主張國家主義的吧？』

『狗屁，我們不要看』，

『狗屁』，

『哈哈，哈哈，……』

闕然地響了一陣，他那炭一般的兩頰上，浮起幾絲紅暈，低聲的說了一聲，

『不，主張結束訓政實行憲政……』

『哈哈，哈哈，……』接着又是一

陣大笑。

如今，我們看見了『日本政府』，沒有一個不是馬上要頭痛的。在聽講的人數上充分的證明同學們沒有一個再頹和『日本政府』合作的了，這也就是我們的這位『教授』的成績。

不忍齋隨筆

萍生

1 各國國民性的比較

有人曾將世界各大國的國民性，作一簡單的比較，有如左表：

各國國民性的比較

- 1 英國人只做而不說，
- 2 德國人做後而纔說，
- 3 日本人一說了就做，
- 4 中國人只說而不做。

這對於我國國民性的批評，算是刻薄過火麼？不！不！恰得其當！試一檢閱過去的報紙，我們的張少帥不是也說過抵抗麼？四川的軍閥們，不是也說過團結禦侮出兵抗日麼？還有熱血的同胞不是也說過堅持到底抵制仇貨麼？呵！夠了夠了！不要再加舉例證明，也可說是一條 Iron Law 了。無怪乎我們的敵人，譏我國為『文學國』，笑我們為『睡豬』，這又將誰尤呢？

2 大學生大發慈悲

大學生的思想，真是有系統極了！有一貫的哲學！他們一面努力於五百米五千米競走，而且致力於越野賽跑，企圖奪取『體育英雄』的美名。可是在另一面呢，只要離開校門，他們的尊腿，是動也不肯一動的。雖然距離僅咫尺之遠，非車不行！未免使人大惑不解！Monteague 說：『富者不花錢，窮人將餓死』。這正是大學生們的大發慈悲吧！

通 訊

『睦隣』與『依賴』『恐怖』的分野

敏弟：

昨天收到你一封信，看了一遍，我知道你正在很高興的，又很憂愁的在過你這矛盾的生活，在你喜歡的，你以為中俄復交，中國外交有了倚靠，你所憂愁的，你認為將來共產主義的活躍，將使中國陷於破碎與赤色恐怖之下，發生更大的擾亂，我想這是你思想錯誤了，你既然以此問我，並且要我告訴中俄復交的主要性，現在我也不揣冒昧略供芻蕘，請你再考慮一下。

要談中俄復交的問題，我們先要明瞭國家要睦交的必要，我們拿住家來比譬吧，古人有一句話說：「千金買宅，萬金買隣」，由此可以證明隣之重要。一家如此，一國又何常不然？俄國與我國，在西北算是一個大隣居，又可以說，我國接壤最長的隣居，在種種方面說，都有恢復邦交的重要性，假使我們回想中俄絕交的原因，有時更使我們感覺太無聊，我來告訴你，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張作霖在北京，因俄使館事件，俄召回代辦，以示抗議，同

年十二月，粵共變事件，國府撤銷俄駐華使館承認，至此，俄駐華外交人員，全體召回，一九二九年春，中東鐵路問題發生，五月，俄停止我外交人員待遇，國府召回使領，國交因此完全斷絕，但是兩國人民，因為私人的交際，以及邊境的非正式的國際來往，可以大胆說一句，曾沒有一天斷絕過，尤其是中日多事的這幾年，更是不復交而復交，不携手而携手了，尤其是總理在遺囑上表示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鬥，蘇俄在歷史上，已經是平等待我之民族了，你看民十三互訂之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文中，已經允許拋棄俄國之庚子賠款部份，並允取消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我們應照總理的意思，應當復交的。連年來的日本之暴行逆施，加諸我國，蘇俄雖然站在絕交的地位，從沒助強抑弱與不公正之言論，這足見俄人尚未忘情於我，於公理上，也應當復交。年來日貨傾銷，利遍全國，間接以我之財力，供敵人攻我，此理殊謬。再則俄既有心與我為友，在友人面子上，亦應代為傾銷貨物，因為中國本身無貨可用，不得不仰求外貨。仰之於日，則不若仰之於俄，而俄貨較廉，在我無利亦無弊，而且以工業之國，其影響甚大，為抵制日貨及維持友好起見，道德上亦應復交。有這許多原因，再加上最近各國都注目的俄國的時代，我之為友，則國際地位，無形中又增加不少，從上面看起來，中俄復交的必然性，已經是不可阻止的了。現在中俄復交了，我們應當自己，更要自振自勵，處處拿出自立的精神，處處要表示堅強與奮鬥的毅志；不要使剛才復交的一位朋友，來看不起我們，尤其是你很高興的，認為中俄復交，中國外

交上，有了倚賴，你這種可憐的錯誤，這種可恨的錯誤，真叫我恨不得罵你幾句話，你還不明白麼？倚賴人家的事體，是絕對靠不住的，你看我們中國，起初倚賴國際，來解決東北問題，倚賴條約，來制裁日本，倚賴公理，來克服倭鬼，倚賴列強，來壓迫暴寇，但是結果，不是都使你一步一步的都失望了麼？現在中俄復交，只可以說蘇俄是我們國際上一個互助的朋友，假使你倚賴了他，將來他會對你失望，對你悲觀，或者更進一步，認為你可欺負，結果不但會使你失望，恐怕他為本人利益，也就會幫助日本，或者幫助列強，來共同的欺負你，到那個時候，你獨自振，已經不可能了，所以我們乘這個時候，有個朋友來幫助我們的時候，大家同胞，揆起手來，共同振作與奮鬥，我恐怕將來還有第二個蘇俄，第三個蘇俄，來幫助我們呢！不然，前途危險極了！所以你的歡喜，應當歡喜中俄復交部份，不當歡喜有倚賴的部份，敏弟，你對於這一層道理，已經明白了麼？

至於你所憂慮的，中俄復交以後，恐怕共產主義的活躍，將陷中國於破碎與赤色恐怖之下，這一點，你又誤會了，你最要明白，就是中俄復交與容納共產主義，是絕對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這一層，中央已經有好多人解釋過，假使稍為留心報紙上一點，或者可以明瞭，我不妨再略述幾句。假使我們要明白這許多，我們先要明瞭共產主義，為什麼不能容於中國，這是很明白的一個道理呀！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有了總理研究四十年所得的三民主義，適合於中國，為什麼要用共產主義呢？我們受三民主義領導下的民衆，就應當絕對的服從他指導，不應容納第二個主義來存在中國！再進一步說，我們有精神偉大的總理，來做我們導師，我們的崇拜者，為什麼要弄到什麼馬克思同列寧呢？又譬如我們平時交朋友，朋友是一個喜歡吃酒的人，那末也能說我以後也是一個喜歡吃酒的人麼？朋友有喜歡吃鴉片煙的人，那末也能說，我以後也是一

個喜歡吃鴉片煙的人麼？這週然是兩件事，絕對不可混為一談的，照以上看起來，中國既不能適宜於共產主義，同時也不能因為復交，而牽扯到容共，魚目混珠，在這中俄復交之初，我們尤其不能不明瞭這一點。

其次我還有附帶一件事告訴你，就是最近過去的俄國領袖托羅斯基 Trotsky 已經應丹麥之聘，前往講學，這件事，恐怕同時的有許多人誤會，因為托羅斯基他的理論，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深為痛惡，自從他失敗後，就竄迹於土耳其的但陵島上，法國人曾不准售托氏的照片，但是這時已取道馬賽，經過巴黎到丹麥，這樣一來已經驚破了世界的空氣，這一種政治的作用，說出來又要使人好笑，我不妨也稍為解釋給你聽，也使你明瞭。第一因為托羅斯基，是蘇俄之所惡，外交慣技，甲國當局之所惡，乙國往往羅而致之，做為以敵攻敵的用處，拿破崙的後裔，備受各國歡迎，這就是一個先例。第二列強以先都用白俄以擾赤俄，現在是利用赤俄以擾俄，第三因為托氏私人資產甚富，在現在世界金融恐慌的時候，但有鉅大資產，無論他歷史如何，自當為人歡迎，所以有這三種原因之托氏方能夠再做活動，但是精疲力倦的他，也無能為力，至於我國的托羅斯基派，更是無容足之地，現在托氏雖然設法活動，於我國毫無影響，不過我們不可不防備他罷了！

敏弟：在這種很嚴重的時局，我們青年人，尤其要特別的注意，不然被歧路襲擊了，被異術進攻了，那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很希望你不斷的來通信談話，解決這一切疑難的問題，那末比較上或者可以得到較好的結果吧！新年到了，祝你繼續努力！

薇復一九三二，十二，二十八。

恭 祝

新 年 進 步

時 代 青 年 半 月 刊 社 同 人 鞠 躬

訂 閱 單

茲 寄 上 大 洋 元 角 分 訂 閱

時 代 青 年 份 自 期 起 至 期 止 請

寄 時 代 青 年 半 月 刊 社 收 此 致

訂 閱 者 ：

通 信 處 ：

民 國 年 月 日

創刊號要目

△每冊售洋四分

發刊旨趣

- 日俄外交的謎……………允
- 所希望於三中全會者……………允
- 怎樣制止內戰……………允
- 青年應有的信念……………石浦
- 教育國難論……………石浦
- 李頓報告書之批評……………維嘉
- 皇后的「光榮」……………穎秋
- 煤……………梅子
- 名教授們在光華……………彥君
- 在非母校中想起了母校……………覺非
- 洋翰林們的應考……………但哥

第二期要目

△每冊售洋五分

- 羅斯福當選美總統……………允
- 巴本表示滿意……………天
- 和平是出路……………長
- 學校以收費為目的嗎……………任
- 確定青年運動的新方針……………夷
- 李頓報告書發表後的國際形勢……………石浦
- 廁所中的政治活動……………松廬
- 中國當前的危機及其出路……………維嘉
- 光華簡……………柏生
- 東三省經濟真相……………明遠
- 大夏捉住大閹賊……………胡度
- 十年參考書……………和和
- 白蓮卷……………余魁
- 詩……………守梅
- 戀愛顧問會議的一幕……………但哥
- 摩登女子的算式……………嘻嘻
- 公理原來在這裏……………和和
- 紅教授的社會進化論……………嘻嘻
- 編輯後語……………編者

第三期要目

△每冊售洋五分

- 日本外交的狂吠……………允
- 英國開始法西斯運動……………仁
- 滬市教界捐款援義軍……………知
- 貪官亦振振有詞……………任
- 現代青年與中國革命……………鍾夷
- 怎樣樹立中心力量……………明遠
- 我們今後應有的使命……………石癡
- 動盪中的德國政局……………石浦
- 榮兒的父親……………春冰
- 詩……………守梅
- 老汪調查團的沒落……………心波
- 爲了她的來信……………心波
- 阿王的愛人看見我吃大餅……………素雲
- 書聲歡籟地……………素雲
- 皇后光臨以後……………質圃
- 文又哭了……………稀星
- 我們要退費……………稀星
- 去年今日的滄浪畔亭……………與中
- 政治臭味畢竟吹進暨大來……………素心
- 李頓報告書研究會的裸像……………秋
- 期待着青年們集合……………仲彝

民校學生要怎樣去進修？

商友工友要怎樣去服務？

實際常識要從那兒得來？

日常疑難要從那裏解答？

那祇有風行一時的

新民半月刊

才會替你解決。

定價：每份二分，半年八期一角五分，全年十六期三角

發行：杭州新民路民衆教育實驗學校新民半月刊社。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第五期 新年特大號

◇零售每冊價洋七分◇

編輯者 時代青年半月刊社
 發行者 時代青年半月刊社
 總代售處 華通書局
 分代售處 新生命書局
 光華書局
 樂華文藝光明門市部
 作者書店
 各大書坊

廣告刊例				定價			
等第	地位	甲	乙	丙	零售		價格郵費
					全年	半年	
	底封面之外面	八元	六元	四元	五角	九角	本埠一角二分 外埠一角四分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六元	三元	二元	五角	九角	本埠一角二分 外埠一角四分
	其他	四元	二元	二元	五角	九角	本埠一角二分 外埠一角四分

康問之先生主編

新西北

三四期合刊業已出版

要

目

- 開發西北之先決問題
美國意黎諾大學政治博士雲青
- 邊疆問題的三重心問題
國立四川大學教授丁作韶
- 開發西北譚
國立暨南大學教授魏聚賢
- 周民族佔領陝甘時的略歷
前文化大學教務長馬鶴天
- 開發西北之兩大問題
甘肅大學教授宋賓三
- 汽車和風機對於西北文化貢獻之商榷
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張鳳
- 滬戰後收復真茹校舍重見小犬阿六別四月矣(詩)
落英女士
- 阿哥行矣(小說)
- 西北礦產以及人民生活狀況等調查
- 邊疆近訊

發行者 西北學會總會
 代售處 上海南京路二〇四號
 上海正大書局
 南京正大書局
 全國各大書店
 價目 每本大洋貳角